

北海集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九

宗 綦崇禮 撰

奏狀

辭免起居郎奏狀

建炎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工部員外郎上

臣四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撫躬罔措竊以左右置史起居是司入奉嚴宸記事言於螭陛出陪清蹕隨伏衛于鑾輿密邇從班最為妙選必得通今博古守官而不撓乃

能執簡載筆書法而可觀如臣者識類棗昏材同擣散
學汙而近詎當良史之評性蠢而踈難處侍臣之列願
回睿照追寢誤恩俾更選於時髦庶克諧於議論臣無
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奏狀

建炎三年七月二十四
日起居即推給事中上

宣教即試起居郎兼推給事中綦崇禮奏今月二十四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聞命震驚撫
躬自失伏念臣頃罹憂患重歷艱危心術耗昏學殖荒

落濡毫史策已慚記事之能給札詞闡寧識代言之體
忽膺嚴召深恃危衷願追寢于誤恩庶少安于愚分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中書舍人奏狀

臣七月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中書舍
人日下供職及與轉通直郎者升華法從通籍朝闈省
踰分以難安敢陳誠而有請臣以冒居左史尚補西垣
偶此缺官例從給札素乏湧泉之思幾成閣筆之羞雖

趣以終篇初不識鳳閣文辭之樣苟責其視草將曷裨
淮南書詔之工反復自惟周章失措願收還于成命庶
弭息于煩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史館修撰奏狀

臣伏准勅命差臣兼史館修撰者臣竊見陛下躬上聖
之資建中書之業經營圖治七年于茲撥亂反正功德
甚大而史家之歷闕而不書非帝王所以垂訓之意乃
因有司之請設局命官付以茲事惟擇所建蓋將課其

編纂之功而程其述作之能不徒苟以一職榮之而已
如臣固陋有素加以病昏聰明不及於前學術寢忘其
舊久塵法從無補皇猷蓋嘗三貢封章祈解近職恩私
隆厚未忍捐軀黽勉備官進退惟谷今以衰殘之質使
其搦文詞禁勸學經帷常懼弗給而况一代筆削之重
敢復冒昧貪榮而兼斯乎伏望聖慈察其不逮追寢誤
恩別選作者庶協公議所有勅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辭免翰林學士奏狀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以荒踈不腆之學綴緝不工之文自忝從臣每兼內制暨再還於班列蓋五被於選掄歲月空移功能何有過錄攝承之效甫陞寓目之員偶入對於清光乃進叨於眷獎占學士以虛之次遂俾為真預明君親擢之榮豈勝其任周旋自視進退靡遑伏望聖慈俯矜危懇第姑容於代匱亦奚遽於超遷特收睿命之行庶息煩言之誚干冒天威臣無任踧踖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侍讀奏狀

聞命兢惶罔知所措恭惟陛下以日新之學輔天縱之資推大法於春秋深得聖君之奧越諸儒於今古獨明王道之歸雖專門之師莫望於清光在歷世之君孰偕於盛美而臣蚤因覓舉粗亦知書顧倫類之不通且見聞之非博蓋嘗涉獵三家之記竊玩其文辭奚暇研窮一字之微以言其褒貶仰神心之自得慚懵學之何施

籍令哀衆說於訓詁之間安得措一詞於睿明之下况
臣心思哀耗日病昏眊已知視草之難能詎可執經而
入侍願回成命更選鴻儒使無妨進之譏庶獲異聞之
益披誠良確得請是期所有誤恩乞賜寢罷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待罪奏狀

七月十一日

臣今月十日學士院准尚書劄子臣察上言臣所草吳
玠麻制有曰陸海神臯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劔閣敢言

蜀道之難以秦川字有疑及不識敢言之義何謂乞改
正行下奉聖旨令學士貼改臣已遵依聖旨貼改訖緣
臣識慮不明語言失當因臣察所論始見其非不職之
辜其何可逭臣見在病假居家待罪伏望聖慈特賜點
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教旨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
旨放

乞宮觀奏狀

臣輒瀝危懇上瀆天聽臣一介孤生遭遇明聖服在侍

從首尾七年昨緣病哀屢求閑外恩私未憖獲昇近藩
到官五旬即聞海道之警淮甸倣擾遠近戒嚴戎輅親
征六師既發淞東心腹之地形勢頓孤臣職在撫綏寔
分憂寄雖隨時加備力豈足支仰賴陛下神武英決伐
謀制勝將士用命賊計遂窮臣既恃而不恐因一切安
之以無事泊敵衆遠遁法駕凱還一路軍民訖皆安堵
向非王師卻敵江上用克無虞臣之么麼其將以何塞
責方朝廷儆戒為盛秋捍禦之防將相協同圖中原
恢復之策小大臣子咸思自効而臣抱疾浸久老境日
侵臂痛指孳自滿氣急目視昏近怯理簿書精力疲乏
難周職務重以陸辭之日訓戒丁寧事無鉅細皆躬親
省閱不敢委之僚屬以偷安自瑕姑欲彊強夙夜圖報
毫分而其憊如此一有曠弛寧不上誤陛下使令之意
伏望聖慈察臣情悃實懷此憂非敢無名辭難避事特
降睿旨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使得專意醫
藥以養殘年改命能臣付之方面庶幾公私義分兩得

其宜儻沉疴之有瘳豈捐軀之無日臣不勝俯伏俟罪
激切拳拳之至

再乞宮觀奏狀

臣近曾具奏以抱疾浸久恐妨職事乞除一在外宮觀
差遣伏奉詔書不允臣仰体睿訓不敢繼有瀆聞今者
勉治所職又歷五旬而臣比因久雨冒陰濕之氣臂疾
屢作難於書字又以体嘗伏暑遇熱增甚心思昏憤動
多倦忘若尚冒居劇郡深恐自取顛沛上孤陛下天地

父母始終保全之大德夙夜愧懼不敢違安臣契勘本
府近日催科應辦等事如和買本錢借撥軍糧及如糶
米皆已數足收趣箭鏃翎毛按月無違分造十三車戰
船熟材亦已起發其餘逐一次第推行別無規避直緣
衰殘力不任事須至再有陳請伏望聖慈察臣悃幅特
降睿旨檢會前奏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
就休閒以便醫藥冒犯天威不勝俟命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乞再任宮觀奏狀二道

臣以所領江州太平觀任滿自陳准勅令再任今年六月滿三十箇月罷伏念臣久從閑冗愈迫衰殘既自力而不能尚為貧而有請發再三之瀆宜即嚴誅希萬一之恩更投大度伏望聖慈曲矜舊物特降睿旨許臣候令任滿日更令再任一次冒犯天威臣無任墮越俟命之至

臣昨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緣臣多病自陳蒙恩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合至今年十二月滿三十個月罷伏念臣頃繇遭際過竊高華名在禁嚴任更方面雖不能而當止顧大德之未酌坐視時艱敢圖自逸但犬馬寢衰之齒疾疹屢侵况妻孥不給之資姻嫁仍迫既無壯事猶利閑官輒恐愧於心顏重投誠於君父尚撫舊物曲軫至仁儻遲暮之秋復堪於煩使則糜捐之節終効於初期臣欲候今任滿日再乞宮觀一次干冒宸旒臣無任跼蹐待命之至

天寧節謝賜御筵奏狀

誕日屆期啓靈科於真館需雲錫燕將厚意於中宸福
集上躬恩均近輔竊以道興乎世聖有所生紀英帝之
神靈益表生成之異詠周王之壽考式照歷數之長異
世同符於斯為盛屬千秋之令節同萬國之歡心而臣
等位咸列於巖廊報宜先於寰宇恭惟秘範祇造殊庭
方輸歸美之誠俄拜示慈之渥肆筵陪謁益彰眷遇之
榮加美授圖更衍靈長之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親

一德帝與萬齡日月並明仰照臨而不見乾坤比大荷
覆載於無窮俯嘉葵藿之私特厚鼓鐘之響歌鹿鳴而
三拜既盡忠臣之心賦天保之六章願祝聖人之壽

崇舉仇愈克監司奏狀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中書舍人上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行在從官各舉可克監司者右
臣伏觀起復朝散郎新差知建昌軍仇愈性資忠厚趣
操端方進士登科富於學術歷任縣道皆有治迹律身
無過疾惡如讎其為政以舉法循^理為務抑豪右伸寒

弱不撓於彊禦不詘於勢利所至而人思愛之使其當一道之寄必能激濁揚清除民疾苦如言者之論今保堪充監司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賀允中落致仕奏狀

學士院同吏部侍郎陳與義上

右臣等伏見左朝奉郎尚書戶部員外郎致仕賀允中儒學決科曾歷學官禮寺館職郎曹自靖康元年因疾病致仕今已痊安其人年齒方彊學問不廢練習世故議論可取臣等保舉堪令再仕伏望聖慈更賜采察特降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代李邴辭免翰林學士奏狀

聞命震驚撫躬踖踖伏念臣頃由簡拔嘗直禁嚴典文章翰墨之司粗陳薄技輸獻納論思之益莫見微勞遽抵譴訶久從流落志慮耗於積憂之後筋骸疲於多病之餘清故里之煙塵覩獲耦耕於南畝瞻中天之日月敢期重入於脩門矧今國步尚艱民情未輯軍書狎至

正賴於謀謨王命時行尤資於辭令兼任斯責實惟此
官籌幄居中將以收仁聲之助詔音布外必能感武夫
之心要湏任才乃可稱職如臣已試惟衆所知顧有未
補於平時况可冒居於今日仰祈睿斷追寢誤恩俾更
就於閒官庶無妨於賢路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代宰執謝賜喜雪御筵奏狀

上天同雲載格豐穰之兆君子有酒肆均晏衍之歡慶
建豐夫澤先近輔恭惟皇上陛下道御六氣仁撫萬方
有感必通獨運精神之妙無遠弗届自臻天地之和曰
雨曰暘而五穀登為酒為醴而百禮洽方嚴冬之在候
宜喜雪之應期喜瞻盈尺呈瑞之符特厚折俎示慈之
錫加邊樂作邁周室之吹笙擊壤聲連陋楚辭之儷曲
臣等幸逢熙洽莫贊燮調伏飲君恩遂歌九行之節下
詢里俗更觀三日之祥

固守利害奏狀

伏審起張浚一軍士卒最為簡練器甲最為整飭猶可
毆而用之韓世忠驍勇無前蓋嘗抗敵於江上今復屢
勝群盜度其果敢亦不必肯辭難其下如岳飛皆可賴
以為助第不知士卒果能齊力一心無所畏避以當金
人之鋒否舍是三將則其餘無足倚者

申尚書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云云者某依稟指揮伏見中原未平四
郊多壘主憂臣辱正群下効命之秋某雖庸懦不習軍
旅之事若令自詭請行則不可謂能萬一朝廷誤有驅
使則力所堪者唯所東西不敢辭難以避事君謹具狀
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

宋 綦崇禮 撰

啓

及第謝鄉郡守倅啓

逐隊而趨愧匪處囊之穎綴行以出亦陪入彀之英仰
被恩榮伏深戰懼惟聖世之先務以得人為最難素養
弗加成材斯寡委梗楠而莫植孰觀在泚之菁菁捨駮
驥而不閑詎覩食場之皎皎道有升降時因盛衰泮水

不歌子衿是作遂成周之里選流為近世之科名天佑
斯文運開列考本六經而造士建三舍以成能訓迪
一新盡黜雕虫之陋指歸有在誰誇繡悅之工淵源既純
器質咸美顧今日廟堂之老皆當時庠序之才迨嗣
聖之膺圖伏先猷而燕翼丕崇子搆有隆不拔之基恢
廣文聲增耀無前之蹟干戈載戢禮樂並興爰更取士
之科大闡育材之地掃千年之弊習追三代之宏規簡
秀彥於一鄉采芹在泮收英豪於萬國振鷺飛雁神化
誕孚士風丕變耆齒胥勸弦誦相聞賢闕來鼓篋之游
農野無帶經之苦雲漢每瞻于聖作範莫兼得于師儒
五尺之童羞道威文之事一介之賤願歸堯舜之朝既
由學以化民可因言而顧行文皆爾雅孰非體要之辭
仕必慕君自許功名之會翹翹競秀藹藹爭馳仰繫樂
育之風克底美成之效屬三年之大比群多士以同升
賓興已盡于賢能辯論更先于俊造雖人人抱玉未免
于遺璠而一一吹竽豈容于濫奏顧此譽髦之選宜登

傑異之才如某者學術不優性質甚下徒守箕裘之業
僅聞詩禮之言幸逢昌期久濡善教三克方貢兩冠賢
書倦翼何堪望絕一飛之便曲材無取誰為萬乘之容
方躡屩以觀光遂採觚而試藝中非爾力命豈人為偶
叨蘭省之奏篇獲與楓宸之賜策宸章深灑邁典誥之
遺文聖問淵微究天人之妙蘊豈彼腐儒之論可當睿
鑒之求顯黜是虞明揚忽逮遙駕鷺而並進羅鳧鷖以
前趨交戟森森恍再游于帝所睟容穆穆驚益近于天
光傳丹陛以宣恩曳青綸而拜命名聯帝子共誇金榜
之榮喜動親顏更樂萱堂之慶布韋欵豔閭巷咨嗟夫
何十載之逢有此一時之幸靜言僥冒厥有夤緣此蓋
伏遇某官黼黻帝庭甄陶士類不屑之教曲盡于平時
有味之言陰為于道地俯憐哀蹟力賜提携會因鄉党
之同推更與郡侯而勸駕遂容蹇步亦陟亨途某謹當
恪守士規寢嫻吏道幸保一經之遺子更希三釜之及
親學于田野之間粗知為政服在搢紳之後敢怠脩身

勉効古人周酬知己

上中書張侍郎啟 認

某聞不願萬戶侯欲識荊州之重徒見二千石莫如逢
掖之賢事有相須理宜共濟豈獨風流之慕實惟聲氣
之求故下之資上也若絲蘿之附長松必因高而借勢
而上之與下也如鳳凰之將衆羽必引類而逢辰泛觀
昔人盡由此道書勤三上情可見於退之善取一言愈
稱於叔向敢陳固陋上瀆高明恭惟某官嶽降炳靈天

鍾間氣僊風道骨高丹臺紫府之名瞻智宏材借 汨廟
明堂之具映儒林而絕類遠經術以無雙射策妙齡早
入英雄之毅著鞭夷路徑躋侍從之班更掖垣學省之
遊歷崇伯禁林之選論思獻納謀猷深契於一人號令
文章制作遠追於三代益藹具瞻之望亟庸注意之求
乘太平熙盛之隆參庶務幾微之重振中臺之綱轄化
源已賴於澄清秉兩省之樞衡政本更資於密勿獨當
鳳詔茂對龍光恪恭加小物之勤慎重得大臣之體蕭

瑀任職魯無一尺之違元超在中豈藉多人之助內彌
綸於百度外鎮撫於四夷陳繼述之源力守熙豐之政
致威懷之略盡收燕薊之封明良咸慶於千齡文軌永
同於四海允賴嘉忠之策克成俊偉之功方帝念於元
勲屬位虛於次輔考慎其相登庸將在於真儒訓迪厥
官師表莫先於鉅德佇聞顯冊下慰輿情富貴難能黑
髮遂登於鬯鉉恩榮可羨彩衣長奉於庭闈惟福祿之
甚崇保謙冲而克荷不掩絲毫之善務收尺寸之長安

國推賢悉舉知名之士當時好客陰加有味之言期博
盡於人材用增光於相業高風所暨多士同歸伏念某
天與蠢冥地資寒素愚耽古道罔通世務之宜學守陳
言未覩聖經之奧早襲箕裘之業久從庠序之遊蹭蹬
十年淹留累上壯志潛消於螢雪亨期望絕於風雲三
釜何為覲有及親之喜一經孰授難忘遺子之勤猥幸
奏篇叨榮賜第洎待年於太學嘗分隸於西廡接武英
躔謂中師儒之選失身銓調乃沉俗吏之卑一切縣章

四更歲籥困裝懷之牒訴走撲面之埃塵拄笏西山何
知官事扶犁南畝思老故園將投憤以言歸會及瓜而
更代念良時之難得喜正路之方開藹藹而多吉人雖
不乏群材之用斷斷而無他技猶能占一藝之長強整
塵冠言趨金闕望平津之館益廣招延登元禮之門竊
深欣慕載叙歸棲之願冀回教載之私伏望某官廓宏
度以兼容收衆能而並蓄靡間匹夫之賤許窺數仞之
巖拭銛艷於華陰為加淬礪借扶瑤於窮髮俾託吹噓
庶終此身不為棄物若山若水儻遇於知音守道守官
誓圖於報効

上尚書李左丞啓

伏念墻仞彌高曼絕潭潭之府階躔在列還瞻兩兩之
星眷茲絳帳之諸生實忝青氈之舊物望翹材之深峻
曳裾曾見於當年撫駑駕以疲勞驥首猶知於故道以
歎泥塗之辱豈忘德宇之歸恭惟某官名世上賢濟時
遠略學該理貫窮天人精微之原德粹量夷蘊山河深

厚之氣挺儒林而獨秀鼓文陣以無前發策決科起冠
英雄之毅箬毫持橐偏宜侍從之班推論思獻納之勤
歷翰墨文章之選訂謨帝載潤色皇猷注上意以彌深
係輿情而久屬遂登庸于丞弼以參秉于鈞衡當熙洽
之千齡萃幾微之萬務振維綱于管轄獨高曹魏之風
奉賡載于巖廊叶濟臯夔之美文教誕敷于華夏武威
遠暢于蠻夷維政事之交修肆邊疆之廣闢舉燕雲之
境盡歸輿地之圖掃邊漢之區悉變衣冠之俗綿烟火
於萬里同車書於一家亶繫廟勝之謀坐致時雍之化
仰忠勞之顯著宜寵任之尊崇况天監有周世克生於
山甫而帝賚良弼夢夙兆于高宗適致宰席之虛行見
制麻之出履姬公之赤寫進憑鬲鉉之安戲萊子之斑
衣退奉庭闈之養兼忠孝功名之兩得極古今臣子之
至榮方將舉幽隱而振滯淹程功能而明黜陟躬吐握
以來寒畯之士走旌車以蒐尤異之材共圖人於王家
用光明於相業好賢有素善頌匪私某頃以孤生言趨

上國春闈較藝誤甄采於文衡辟水育材叨遶掄於師
鑒識駿茂于堂下得孟嘉于坐中驟蒙國士之知躡置
衆人之右覽文詞之小技借以揚稱指庠序之清聯許
將提攜靡因介紹直出遭逢靜惟特達之風竊厲激昂
之氣顧蠅翼莫陪於驥尾而鷄飛難望於鵬搏命與時
乖願將事阻遽隨選牒輕去師門甘沉下邑之勞分絕
華途之望一從吏役四易歲陰紛牒訴以裝懷積簿書
而眩目紅塵簞楚憂或未辭黃卷聖賢邈無復對蹉跎
末路辜負初心唯貪冒於斗升敢進圖于尺寸尚幸當
路上官之假借謂更賢人君子之器題委幕府之文書
領泮宮之衿佩禮教每殊于俗吏吹噓迭奉於褒章得
稍進於階資乃復從于銓調念方急速親之祿魯莫知
竊食之期孤舟絕維信中流之漂激層崖失足仰行路
以號呼追曩過于前時卜新恩於今日燕賀欣成于大
慶犬離還望于朱門豈無他人誰將引手伸于知己是
用傾心輒于黃閣之年欲附青雲之末歛班再趨于煇

座振衣如在于鱣堂問勞勤勤俯記沉淪之迹矜憐惻
惻曲形教載之私體恩意未忘作懦衷而思奮冶金無
躍姑聽命於鑪錘匠木有宜終成材於斤斧更陳尺
紙重叙寸誠伏望某官廓大雅以蕪容收衆長而並用
雖文儒之選非寒陋之故居而學校之遊亦妄庸之已
試願力鞭于蹇步俾追躡于英躔克終平昔之言盡出
生成之賜虜頭鼠目奚妄意以求官狗盜鷄鳴亦有時
而報効

賀呂忠穆公著左相啓

播告大廷還登上宰峻班儀於左棘首揆路于中臺四
夷聳聞九鼎增重伏惟某官賢推名世道富經邦嶽降
神而生申實維周翰帝賚弼而得說用作商霖變故屢
更精忠彌著掃除內難高五龍夾日之勲攘却外虞成
一馬渡江之業方輔寧於法駕將經濟于神州貝錦遽
興扁舟徑去屬分江而謀帥乃仗鉞以臨戎羽扇綸巾
已坐清于妖祲命珪相印蓋疊賞于元功矧獨兼文武

之資宜並注安危之意逮聞虛位果趣賜環非衣之謗
傷有袞之思咸屬顧乃心王室喜魁柄之重歸而戮力
中原佇皇家之再造天時有待物望攸同某跡滯一涯
神馳數仞聆制麻而相慶曾無瘳海之殊引賓履以交
趨獨嘆翹材之阻其如瞻頌可盡名言

賀張帥啓

伏審顯膺褒渥峻陟邃巖出殿大邦盡護諸將仁風所
被和氣已舒恭惟某官忠厚沉深直清端亮國爵綦貴
旬五遷而不矜王臣匪躬仕三已而益壯凜然勁節激
徙頑風方騰九萬里之夷塗聊總四千石之重寄論思
朝夕初無出處之殊宣布中和仍在循良之冠矧全雍
之劇部乃前朝之舊都民物夥繁冠蓋聯屬惟兼控制
於諸道何止撫綏於一方故應變則擅頗牧之威名而
治民則有趙張之故事西京耆舊初懷借寇之私北闕
公卿已貯舉臯之望某獲以賤士列於儒官適在總臨
竊希教載願飾陋質御元禮於龍門將與諸生頌僖公

於泮水永言瞻抃曷罄敷陳

賀孟參政啓

伏審清廟策勲巖廊進秩腹心所寄式酬管鑰之勤班級愈隆更覺陞簾之峻綸音誕谷輿頌交歡竊惟慶慰恭以某官智蘊帝謨才鍾王佐典刑有在堂堂耆艾之姿悃悃無華侃侃忠純之節久參大政深注上心入輔出征用兩兼於文武外攘內治身獨佩於安危屬鑿輅以撫師折麟符而居守委關中之重任實倚蕭何總闕下之群司莫如伏湛迨此凱旋之慶訖無返顧之憂圻甸妥安宮闈寧謐既第從行之賞可忘鎮撫之勞矧帷幄運籌蓋並咨於長筭軍師獻捷乃均賴於成謀爰陟崇階以旌顯伐方將乘今日可為之會圖中原克伐之功飭庶政以交修因衆心而進討除京都狐兔之穴奉九廟以還歸驅洛河戎馬之群迎兩宮而來復遂登真相永又皇家公望所歸私言匪佞某夙蒙顧予方馬退閑素亮其愚庶適歸田之願終知所託更深賀履之私

荅檢正學士啓

比者閔勞侍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守藩於東道恩任則厚寄任匪輕夫何不敏之資能副惟良之目屬有軍書之警未遑牋問之脩敢謂某官高誼相先勞謙自牧念其初去禁庭之直情則可知察其驟臨劇郡之煩力當未給特加慰藉用示記存載披藻麗之工益覺鄙形之穢永言愧戢難盡敷陳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一

宋 綦崇禮 撰

啓

漳州到任謝兩府啓

通藉禁門莫效腹心之用部符支郡乃緣管內之私既得請以之官遂懷慙而蒞事伏念某頃從羈旅僅脫險喜幸逢聖運之中興驟玷從班之高選恩深報重未伸狗馬之心福過災生遽有弟兄之戚閱雄狐之狼狽困

嶺嶠之流離九族疇依一身是責抗章北闕輒蒙從欲
之慈授印南州曲徇便私之計念茲漳浦僻在海隅百
粵之人好爭民今少訟七閩之俗逐末境獨多田使無
橫斂之虞即有安生之佚優游卒歲或寬更代之期飽
暖全家端恨外遷之晚此蓋伏遇某官均調元化斟酌
衆宜播物無私自軫納溝之慮回天有力俾諧為郡之
求某敢不綏撫軍民理平庶獄願欲一門之生養必思
四境之安寧報政山城儻許奉三年之最程能全郡冀
終收一日之長

漳州到任謝本路監司啟

比者中辭省戶出館郡章即馳驛以之官已涓辰而蒞
事眷茲漳浦僻在海隅百越之人好爭民今少訟七閩
之俗逐末境獨多田苟無橫斂之憂真有安生之佚撫
存骨肉既寬獄訟之虞宣布詔條更獲優閒之幸此蓋
伏遇某官推誠無間為政有先肆階補外之行克遂便
私之計本於惠養敢忘仲郢之言拙在推科難奏陽城

之績願仰依於大庇庶少憇於孤蹤感幸兼懷敷宣曷
既

赴漳州與帥守監司到啟

比者得請便私蒙恩補外優假守符之寄來依使節之
嚴既臨遣於行朝即奔馳而就道出鯨池駭浪已次部
封挹塵柄之清談將承矩範其為欣幸難罄敷陳

賀富樞密啟

伏審當宁登賢巖廊進位專本兵之柄任正近輔之官
儀公望素高輿情歸重恭惟慶慰粵若治朝之盛最稱
仁祖之隆多得良臣共圖大政聖德歌於慶歷尤推同
位之三公忠節表於元豐尚及掛冠之一老肆追評於
先政必訂美於諸家范氏有聞蚤覲忠宣之相魏公是
似亦傳儀國之封偉名德之相望視門人而為稱初疑
慶闕久仰嗣賢蓋其積厚而流長乃或中微而未茂是
鍾令器翊此興朝天豈難謀人將有待伏以某官純誠
許國遠略濟時謀議盡規不墜顯忠之訓折衝銷難允

持尚德之褒惟克肖於前人肆還膺於大任鴻樞再命
既同輔政之初黃閣三登終繼成功之後將見中興之
任獨誇載世之勲臣主俱榮邦家同慶某頃辭省戶遠
滯閩陬紫橐同趨猶想禁途之舊青雲在望但嗟瘴海
之遙瞻頌兼深名言曷既

賀趙樞密啟

伏審顯奉茂恩進膺大任以鈞衡碩輔而總籌幃之密
以樞極元臣而開督府之雄夷夏聳聞邦家增重恭惟
慶慰伏以某官才優康濟學富經綸猥貽誨問之文益
見記存之意治封甚邇期自託於餘光召節遽頒但獨
嗟於隻影其如傾逝難盡名言

荅知明州郭少保到任啟

仲旬伏審克協令辰爰開盛府以元戎之重兼貳公洪
化之司以制使之尊領千騎長民之寄文武疊用恩威
並行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學貫韜鈴家傳勲略出臨絕
塞蚤著績於邊陲入總周廬久宣勞於宿衛聖心所注

時望益隆用厲爪牙之臣徃殿股肱之郡宣詔條而明
號令已深愜於人情植旌榮而偃帆檣即坐清於海道
方此下車之始是宜進極之先遽沐謙先首貽誨問尺
書所洎寶賢十部之行一字可珍奚啻千金之辱其為
欣愧莫可名言

賀知明州郭少保啟

伏審入覲九重密膺三接易將旄之名鎮進孤棘之近
班方面一雄屬城咸聳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勲名華胄
王國賢臣出宣塞閩之威折遐衝於萬里入典巖除之
衛齊師律於三軍中外踐揚勤勞備著逮鎮臨於濱海
實倚賴於長城屬戎輅之親征出樓船而繼下連檣相
屬伐逆虜之狂謀偃節自如得古人之靜勝宜頒顯命
用荅膚功六纛更新益重侯藩之寄三台是亞遂參帝
傳之尊尚仍節制之權斯見委成之意某謬尸帥事獲
借隣光喜褒賞於殊勲知獲逃於大戾其如欣幸莫究
敷陳

荅知明州郭少保啟

此者行無信次之淹居有登臨之勝恩私甚厚寄任匪輕夫何衰懦之姿可責循良之効幸親依於隣寶獲分借於使輝庶竊緒餘足蔽孤拙念未脩於竿牘已先枉於緘題載體謙勤良增感愧伏惟某官望高諸將勲著三朝更宿衛於周廬居多勤績倚蕃宣於便鎮久藹治聲即期召節之頒歸總本兵之任用伸遠略克佐中興顧託芘之方初悵趨風之未卜其如欣仰難具名言

賀郭少傅生日啟

伏審高門流慶吉占蚤兆於熊羆盛世生賢秀氣獨鐘於河嶽屬臨炎夏復屆誕辰伏惟某官才略佐時忠勞衛社折衝制勝從容搏俎之間避寵均休偃息江湖之上寧久留於盪節諒已促於鋒車佇成方召之勛增固喬松之壽某阻脩賓謁徒劇頌言欣慶之私敷宣奚既賀秦少保生日啟

柔風淡蕩景逢化日之長佳氣鬱蔥兆應元精之瑞門

庭萃慶朝野交懽恭惟某官金玉天資棟梁國器灑落
風塵表物飄逸神仙中人清世英髦千萬人而傑出黑
頭台輔五百歲而間生不唯吾道之主盟抑亦生民之
司命逢時而恭與物為春勲德兼隆宗廟與同休戚精
忠昭格神明所共扶持某罪戾孤蹤依棲洪造翹風慕
義欣逢弧矢之辰滌硯薰毫虔奉椿松之祝其為欣頌
曷既敷陳

賀陳龍學啟

五始編年式謹履端之會三陽用事共知交泰之期伏
惟某官有德純和稟資忠誼頃屬干戈之際實分民社
之憂寇至不驚奠金湯而自若兵交愈暇却豺虎以無
傷名動一時功存數郡薦被祈符之寵頻更鳴玉之班
雖自處謙冲樂退從於閒佚而世推才略覲復用於老
成順迎道長之期克協彙征之吉某昔聯鄉邑晚接禁
途江淝散居會朋簪而良遠歲時相慶薦壽筭以無從
瞻頌惟勤名言曷既

答浙東韓提舉啟

北斗建寅驗人正之更始東風入律知物意之欣榮伏
惟某官令德裕和通材敏濟光華使節久持剌察之權
清切禁塗行對褒陞之寵協此大來之會宜膺類至之
休顧慶幅之未修辱音籐之先逮其如愧頌莫究敷宣

賀辛太尉啟

伏審出宣威命超進使權肅提貔虎之師俯鎮甌閩之
地先聲所被屬郡知歸恭惟某官學洞韜鈴家傳旄鉞
名馳閩外常坐折於遐衝族冠山西夙有聞於變世久
從躋險備著忠勤暫寬南顧之憂即止中權之拜某頃
聯從橐每接朝裾方得請於符章遂託安於旌節驅攘
暴亂已聞隣境之清蕪息凋疲佇慰部民之望其如欣
幸豈易敷陳

賀知臨安府梁侍郎啟

五始編年史謹春王之正三陽用事易占恭道之亨伏
惟某官明智適時通才濟務自席前人之德親承真主

之知備歷劇繁徑躋要近治高三輔名已優於趙張餉足六師功實追於晏選茂履大來之會宜膺類至之休某幸竊隣光阻陪賓座惟此新年之慶曷勝善頌之私

賀知明州郭少保啟

五始編年式謹履端之會三陽用事共知交泰之期伏惟某官育德淳和稟資莊重登壇制閫凜然將帥之威秉法寬民久矣循良之政奠海隅之重鎮息溟漲之驚濤按堵一方折衝萬里化已周於闔境惠亦及於比隣屬茲道長之辰克協彙征之吉家聲固在即追繼於前茅骨相可量尚蕃膺於厚福某恨縻守印阻薦壽觴唯瞻頌以徒勤極喻言而曷既

賀隣帥監司

新歷既頌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已簡上心更呈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賀監司拜泉福州

堯歷授時肇人政之更始周詩復古啓皇祚之重新慶

洽綿區福均戩穀伏惟某官才膺世用

一作才膺時用

身結主

知將使指之光華事皆有績布上恩之寬大政以不苛

一作分巨鎮之繁雄功隨事立布上恩之寬大政以時行

順履新元共迎多祉宜

徑躋於近綴以協濟於昌期屬均郡印之嚴莫與賓階之慶其如祝頌但切忱誠

答宮使尚書李端明啟

此者閔勞待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承流於東道甫辭軒陛已見吏民行無信次之淹居有登臨之勝思私則厚寄任匪輕夫何衰懦之姿可責循良之効幸仰依於仁里知久洽於醇風不假施為足藏孤拙顧未脩於竿牘已先枉於緘題伏體春私良增感愧恭惟某官德宜輔世道可致君進在本朝中外迭更於大任退居閒館重輕寔繁於當時雖安故里之游益稔東山之望及詔詔音之將下覲賢範之可親欣仰之誠名言曷

既

荅判宗少保啓

比者閱勞待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承流於東道私思則厚寄任匪輕夫何不敏之資能副惟良之目賴餘光之所及知大譴之可逃伏惟某官德冠宗英地隆藩戚好儒樂善幸夙覲於平間奉法愛民敢妄希於召杜庶親規戒以警昏蒙顧竚續之未修辱緘題之先逮寵紆華衮過形褒褒借之辭快覩青天即有披承之

幸甚為欣慶未易鋪陳

賀朱運使啓

伏審輟才卿月倚重使星撫民俗之凋罷布上恩之寬大春回故國歡動屬城恭惟某官識稟高明器資宏博承家不泯有端方疾惡之風許國無欺忠厚愛民人之意踐揚華要綽著聲猷掌計大農稟多餘粟持平延尉獄靡寬人乃眷七閩比更群盜干戈紛擾生靈蒙屠戮之辜衣食困窮閭里厭誅求之苦兵革不解師老未還

上軫睿衆旁咨膚使越升華於內閣俾進長於外臺惟
軍賦之尚繁顧民勞之已甚于並濟公私之急必酌知
取予之宜部吏傾心蓋始獲二天之庇鄉氓引領豈徒
誇畫錦之榮期坐致于平康即還躋於近密某任叨守
土職在牧民不量繇力而簿材每竊私憂而過計方冀
嚴譴忽際皇華奏牘初分共仰仁言之溥移文所逮漸
欣苛政之除庶寬督責之威少緩迂遇之咎其為欣幸
難具名言

賀兩浙吳運使啓

伏審顯疇茂績榮被渙恩躡中秘之英躔直西清之禁
職使華增煥輿頌交婦竊惟慶慰伏以某官德品自將
風猷世濟撥煩治劇允資應務之才足國裕民深得理
財之術典司漕事協濟軍興缺鉞有征既獲出師之利
舳艫相接居多主饋之功肆答賢勞用加異數尚委成
於心計即馴致於從班某契共青衿情深白首直廬並
列叨聯五閣之遊使節下臨實託二天之庇其如欣頌

莫究名言

與浙東提舉韓學士啟

比者閔勞待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守藩於東道恩私則厚寄任匪輕夫何不敏之姿能副惟良之目賴使輝之攸此知吏議之可逃伏惟某官廟璉凝珍庭蘭擢秀家聲濟美聿持一道之權屬部依仁載託大門之契將款承於規誨以自警於昏蒙欣幸之私名言曷既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二

宋 綦崇禮 撰

啟

賀陳運使啟

寵即家居起乘使傳里閭歆豔爭觀畫錦之榮道路光輝共仰皇華之盛聲傳屬部喜動輿情恭惟慶慰伏以運使顯謨學貫聖言識周世務畿東將命化行鄒魯之間江表于蕃政出龔黃之右長才屢試嘉譽益高頌值

六飛遠巡二瀾宿師遣戍寔先軍食之憂輓粟飛芻獨
委計臺之重勤勞既久眷注彌深暫更鄉部之雄行踐
禁途之密某此緣扈從每接從容使節中移方動分襟
之念郡符在佩願諧託范之私欣幸交懷名言曷既

與運使王右司啓

比者閔勞待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守藩於東
道甫辭軒陛即見吏民行無信次之淹居有登臨之勝
覽山川而信美惜風俗之寢移蓋凋殘未復於平時而

間靜已成於虛語提封八縣帑乏見餽領帥七州兵徒
虛籍廢樽俎嘯談之樂供米鹽期會之憂豈其哀懦之
姿堪此劇煩之寄幸使星之在次知德宇之攸歸第竊
餘光足安孤跡伏惟某官才猷高世德器加人參裁庶
政之源曾居宰士轉漕三吳之境寔重外臺將徑躋於
從班寧久勤於使指顧是斗筭之用止更文字之官初
乏吏能未通財計本於惠養或能尊仲郢之言拙在推
科其敢避道州之考尚賴照知之素得寬督責之威欣

悚兼深名言曷既

答兩浙朱運使啓

日者使華臨辱初瞻憲斧之威宸綽褒陞遂託計臺之庇仰二天而竊喜馳尺牘以未遑光沐貽書久稽報禮雖曠懷宏度何所不容而失禮後時誰執其咎迨緘滕之甫就屬旌節之方西徃使空還私誠莫達重惟遲慢深切悚惶尚憑知照之矜此拙踈之素伏惟某官風風猷強濟德宇恢闔含香握蘭高列郎官之宿飛芻執粟載馳使者之星更中外以俱宜處劇煩而彌裕日千金之費姑藉長才歲九遷之榮即還近著其如欽頌曷究名言

答江西逢運使啓

伏審顯膺中制擢領外臺以風鑑之高而分刺察之權心以計之精而總輸將之任授受斯允歡忻所同伏惟某官遠器適時長才濟務績每優於官闕名風擅於吏車常佩守符復淹祠館及此藉虞之際是宜推擇之先

爰飭輶車往臨江國正色危言凜中司之夙望嘉謨直
節高右府之前規歷觀宣翰之勞還秉廟堂之政以用
人為先務以感國為深憂汲引羣材咸適立朝之用指
麾諸將遂成却敵之功顧有蘊而必陳推所言而皆驗
肆時大計用依壯猷更丞疑輔弼之司獨當兵柄舉秦
蜀荆襄之地徃董戎旃任兼內外之隆身寄安危之重
姬公分陝寔翊戴於一人祖述誓江將廓清於中土遂
登真宰永佐興朝輿頌所同私言敢極某蚤塵綸掖獲
際霜臺辱嘉予之特深接晤言而無間巖廊再至方持
造物之權材館重登猶憶同舟之款屬以一麾而出守
莫瞻十乘以啓行赤縣神州佇復還於域內命珪相印
期即拜於軍中秋律變涼兵威增壯尚慎保綏之節式
符傾頌之私

除翰林學士謝朝官啓

伏被中除進額內職優解七兵之務冒遊三俊之躔顧
大冊高文寧有相如之麗而深謀密慮更慚陸贄之籌

得寵若驚當榮知懼重念自天之厚渥豈無為地之先
容屬制謁以攸拘留賓閣而莫進其為感愧難罄敷陳
紹興府到任謝兩府啓

伏奉告命特授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事充兩浙東路
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已於今日到任上訖視草
北門許辭近職承流東道叨蒞名藩更延閣以寵行即
使朝而臨遣全進退雍容之禮免倉皇迫逐之憂去國
有名省躬無憾伏念某慙而多忤拙以寡徒早直禁林

久掌絲綸之任坐妨要地曾無研練之勞過被上恩曲
憐孤進既與經帷之侍復忝使觀之遊惟兼居於高華
致叢生於謗咎中其要害謂本由文字而受知託以嫌
疑乃顯指語言而為咎縱皇明之賜察豈臣跡之敢安
宜丐閒身庶全晚節青冥倦鶴固絕意於騫飛皂櫪疲
駑未忘情於秣朽姑拘妻孥之計願分民社之憂仰叩
天慈果從人欲既竊陪夫之寄仍聯明王之班矧此越
邦中分浙水甫違禁圍即涉治封行無信次之淹居有

登臨之勝雖米鹽期會未容坐嘯之間而彈射排根稍
緩必爭之慮思私甚厚儕偶是希退省所蒙誰知其自
此蓋伏遇某官品量多士彙進羣才蠅俯燕依曾未戚
踈之間鵬搏鷁退各因勢分之宜俯憐衰命之姿特假
便安之地凡茲優幸盡出保全東道已遙空憶召賢之
舊脩門自遠未知奉最之期感幸兼懷名言曷既

賀富樞密啓

登賢烏府列位鴻樞正色危言久聞風於四海元勳盛
德知濟美於前人夷夏聳觀邦朝增重恭惟慶慰伏惟
某官器包文武學際天人擢秀謝蘭蚤席先門之慶挺
材楚梓出膺大廈之求徧履華途峻躋法從諫垣主議
居多補衮之忠瑣闥盡規真有回天之力進持中憲益
簡上心當虛懷無諱之朝乘得位敢言之勢獻可去否
濟滋味以惟和糾謬繩愆振紀綱而自肅淵泉有屬輿
望同歸念天步之猶艱悼妖氛之未靖非賢固又捨公
其誰肆圖輔世之功延賞本兵之地旋聞淮甸果却胡

軍繫制勝於朝堂遂折衝於樽俎人思復古方觀闕政之脩國喜用儒行見侵疆之復期中興於王室用追紹於家聲某夙荷知憐昨聞登拜一麾出守徒拭目於青雲四方是維尚蒙庥於滄海其為欣頌未易敷陳

賀孟樞密啓

伏審進位巖廊正名樞省以廟堂之耆輔而本茲兵柄以帷幄之勝謀而制彼敵情夷夏聳觀搢紳相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賢維維帝賚道與聖期逢時有為著勤勞

之多績事君無隱罄忠懇之一心嘉猷播於朝廷厚德稱於天下上所深倚人無間言自履政筵屢更歲籥絕朋黨比周之累有彌縫輔贊之功軍將皆命卿蓋嘗領八路全師之督冢宰制國用乃令兼三司計相之權脩文武以兼資處險夷而一致益高宿望愈簡清衷爰陞冠於機庭用增隆於棟任宿姦大慙失七箸以自驚猛將武夫屬素韃而成奮折衝之効復國可期某樸拙無庸矜憐有素昔年禁橐獲隨步武之光今日帥藩正託

鈞陶之下既切用賢之喜更深荷德之私欣抃深深敷
陳奚既

賀温州范丞相冬啓 宗尹

伏以土圭測景占愛日之極南玉琯飛灰驗新陽之初
上犀陰將退多福宜歸某官命世真儒端朝元輔忠誠
結於聖主勲業格於皇天暫去廟堂旋分岳牧以申伯
之賢而蕃宣南國以畢公之望而保釐東郊萃霖雨於
一州連歌謠於四境屬此履長之會茂膺戩穀之休熊
軼虎符暫回光於侯度衮衣赤舄行贊喜於公歸某叨
繫守符寔依德宇捧觴為壽莫陪材館之遊歛袂望塵
佇覲鋒車之召瞻頌之至敷叙奚周

答浙東韓提舉賀冬啓

伏以玉琯宵占始驗新陽之應土圭畫測方迎愛日之
長伏惟某官才映士林位隆使指蒞官行法已深愜於
民情視履考祥宜茂膺於時福顧屏居之良遠任趨慶
以無從祝頌之私敷陳奚既

賀知溫州范丞相啓

五始編年史謹春王之正三陽用事易占恭道之亨恭
惟某官德與聖期任膺天降高名雅望既遠播於華夷
直道精忠宜端居於廊廟暫屈經邦之業來專分陝之
權河潤雖覃於列城巖瞻猶鬱於四境屬茲獻歲是用
考祥五月報成行趣介圭之覲三年居外佇觀華衮之
歸某符印攸拘簡書是畏薦一觴而為壽悵莫効於勤
誠與萬物以同春願復陶於元化占頌之切敷叙罔周

答知台州劉殿撰啓

此者閔勞待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守藩於東
道甫辭軒陛即見吏民行無信次之淹居有登臨之勝
覽山川而信美惜風俗之寢移蓋凋殘未復於平時而
閒靜已成於虛語提封八縣擊乏見儲領帥七州兵徒
空藉廢樽俎談笑之樂供米鹽期會之憂退省衰罷益
增愧懼故方理簿書之冗致稍稽竿牘之脩敢謂某官
篤義相先情深同好察其京脫風波之畏喜則可知憐

其初臨獄訟之煩力當未給特加慰藉用示勤渠終惠
深隆再披絢綉剴繁治劇既資轉漕之能激濁揚清更
委按廉之重即見豐財之効助成破敵之勲某甫遠下
風聳聞新命顧慶函之未具被華翰以良勤喜愧交深
名言曷既

答新知台州曹中散啟

伏審寵臨便郡擁和氣以隨車瀆擇休辰布寬條而開
府已徧邦之咸喜諒報政之不遲屬得請以奉祠方約
齋而就道亟圖賓謁因緩慶儀敢謂某官高誼相先冲
懷自抑緘封遽逮粲然辭翰之工柔納素艷愧此名言
之拙顧將依於麻屨以退隱於山林善政初傳與吏民
而同幸樂郊伊邇瞻旌榮以非遥欣翹之私敷宣罔既

答新知台州張直閣啟

備

伏審剖符便郡弭節近陞擁和氣以隨車涕歡聲而溢
郭江山動色道路生光竊惟慶慰伏以某官詩禮儒家
衣冠世闕資兼文武夙參戎幕之行謀才濟劇煩嘗董

軍防之衆務愷悌藹山陽之政輸將成淮甸之功美績
屢聞除書荐下昇丹丘之仙境寵命載新寓冊府之英
躔榮名惟舊停上治民之最即陞持橐之聯某久惜分
襟方欣託庇顧慶陵之未具辱華翰之先投悚企之懷
敷宣固既

答交代蘇少監啓

比者閔凶私室瀝懇公朝出補外官猶假從班之寵退
居遠郡豈虞賢路之妨乃承叱馭之先適此下車之始
遽從改命寔切厚顏伏惟某官術業傳家材猷高世久
參大匠方馴致於要津暫領專城姑就閑於便地屬茲
得請亦依是行簞揚何意以居前瞻仰忽驚而在後吏
能非習終奚有以告新朝著未克即還聞於求舊過蒙
謙德特枉誨緘願披見之有期但欣瞻而莫喻

答知台州陳察院啓

伏審顯膺詔綽榮綰郡章閭里歡迎固識廉平之素措
紳嘆仰共知選任之公竊惟慶慰伏以某官氣宇宏深

材猷敏濟績衣玉節迭居耳目之司騶馬朱轡聊典股肱之郡官雖待次帝用趣行顧班祿之方初已歌謠於來暮祇恐賜環之下不容煖席之安公議若斯私誠尤切某昔同榜帖今假鄰麾嗟美美政之難攀尚餘光之可賴其如欣頌未易敷陳

與浙東提刑明察院啓

素

比者閔勞侍從得請便安蒙職於西清俾守藩於東道思私則厚寄任匪輕夫何不敏之資能副惟良之目賴使輝之攸范知吏議之可逃伏惟某官德望素隆才猷屢試憲臺冠冕多名高六院之先瘴海來軺功居五使之寂暫臨浙郡即躡禁途顧叨屬郡之行載託同僚之舊其為欣幸莫究敷陳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三

宋 綦崇禮 撰

啓

與宮使傅待制啓 崧卿

此者閱勞侍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守藩於東
道恩私則厚寄任匪輕夫何衰懦之姿能副循良之目
賴託依於仁里獲假息於孤蹤伏惟某官名冠儒林學
探聖域詞場戎幕見文武之具宜冊府從班仰高華之

更踐蓋嘗慷慨而陳古今成敗之迹謂當密勿以參左右謀謨之臣退領貞祠殊鬱清議性此見賢之幸實諧慕德之懷欽仰兼深名言曷既

賀新知紹興府交代孟樞密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重違極秘殿之隆名臨東藩之會府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器宇閎深性資端厚結主知於初載歷更掌計之繁持國政者五年遂冠本兵之重著南伐西平之績宣出征入輔之勞

上倚腹心朝推柱石甫褒賢而進位乃引疾以騰章忱詞果動於聖神冲節可移於貪懦爰諏故事用賁新恩峻隆儒清切之班付均逸便安之地以八路董戎之號令綏撫七州以三公揆事之規模鎮安一郡顧豈煩於施設即坐致於平康某仰託陶鈞謬當師帥居官無狀多慚糠粃之前蒙眷有來遂獲庇庥之賴屬茲善去彌識所歸

賀宮使待制啓

伏審帝念勞臣朝稽彝典寵即安閑之地復陞侍從之班綸綍初傳播紳同悅伏惟慶慰伏以某官性資豈弟器宇閎深所至有聲閱仕塗於三紀無施不可藹宿望於一時晚造行朝遂躋禁路屬負祠之有請更書殿以言歸顧南省二卿已歷再期之久則西清次對宜加申命之榮睿訓甚休僉言惟允某夙叨雅眷獲接英遊旅賀客以無從寫歡悰而莫喻其如稽後但劇悚惶

代除祕閣修撰謝宰相啓

城郭繕修蓋守城之常職圖書論譎乃儒者之榮名賞不値功寵徒增愧伏念某才非濟務學僅承家父教之忠早識勿欺之節母取其愛永懷何恃之悲昨解組於般陽爰即喪於江左侍疾弗親於膏藥銜哀方切於茹荼遽俾奪情就令承乏升西清禁嚴之直付兩路節制之權以苦塊憂傷病瘁之姿當川途控托要衝之會能薄託堪於治劇望輕不足以鎮浮颯勉夙宵淹留歲月深嚴國法敢收姑息之恩愛惜軍儲難塞僥求之意懇

仇交起謗議橫生宜得罪以投閑顧因勞而進職矧鳩
工於板築寔稟命於朝廷役不淹時事無愆素江山回
繞舊瞻龍虎之雄樓堞相望益壯金湯之險惟廟謀之
底績在即吏以何勤過竊思章豈無道地此蓋伏遇某
官股肱元首每楫巨川附翼攀鱗出際風雲之會興衰
撥亂重開日月之光眷茲屏翰之邦式謹墉隍之備特
加褒賞俾勸事功而某鼠技易窮駑筋難策間嘗露懇
弗許終喪創巨者痛深何意高華之選力小而任重恐
孤獎借之私尚覲矜怜俯從願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回沈狀元啓

伏審延對大廷擢升上第臚傳首唱屹先入彀之英天
語躬聆躡與登瀛之選傳聞四海歆艷羣情伏惟某官
文擅筆精學耽書癖譽高時輩夙馳藉甚之稱氣壓名
場衆許褒然之舉視科第如摘髭於頷下語功名若探
儲於橐中稍濡滯於翹車歛騰驤於夷路奏篇蘭省射
策楓宸勇敢萬人蓋三軍而鼎峙雄飛一鷲絕衆羽以

秋橫惟識談象數之微肆言契聖神之間袞褒甚寵綸命特優冠鴈塔之題踐世科而繼美躡麟臺之職超故事以誇榮凡茲不次之恩允屬非常之品蓋姑試以圖書鉛槧之事將徑躋於言語侍從之班期潤色於皇猷用增光於祖烈私誠所向公論同歸某竊伏下風與觀巨作文闡傳諷固識雅圭之少雙黼座親程果見平津之第一雖祖修於慶謁顧久怠於賤儀篤高義以相先詢英辭而甚麗披尋以往欣愧無窮

代李邦彥辭起復啓

即苦塊以宅喪禮纔卒哭出絲綸而遣使詔趣奪哀被居命之甚嚴在人情而未忍敢輸懇悃仰冀開陳伏念某學欲顯親仕非謀已策名懷祿義雖切於慕君養志承顏心靡忘夫將文頃誤參於筮轄每憂寵於庭惟荷橐聯榮方侈綵衣之奉蘭陔盡樂遽纏風木之悲信福過而災生何痛深而創鉅願克終於襄事宜待盡於喪期乃使釋苴麻而襲章綬之華遣丘墓而陪廟堂之列

上奸禮法旁駭聽聞雖移孝為忠寔表君臣之重而以
恩掩義猶牽父子之情伏望某官特軫慈仁深憐孤苦
念練祥之有節矧金革之無虞改進時材俾還喪紀既
仰全於國體亦不背於私思急景難留姑致三年之愛
餘生未泯會收一日之長泣血陳誠臨文罔措

代答鄭大師啓

伏審拜恩當乎正秩維垣冠位著於三台聳儀形於百
辟民瞻攸屬國勢愈隆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德量寬宏

性資重厚兼親賢而並寵盡恪恭事上之勤保富貴而
不驕得兢畏律身之道進有忠嘉之益居無權勢之嫌
自託天淵茂承帝渥高牙大纛屢更帥節之雄衮衣繡
裳久視公儀之峻顧繼體守文之是助而緝熙累洽之
方興爵不加崇禮為稱未肆揚廷號用貴戚藩論道經
邦豈特示椒房之眷尊師重傅蓋將圖槐府之勲蕃社
福於耆英極崇名於真相益懋恂恂之德永憑几几之
安某密接朝鸞欣聆命冊叅政機之繁務未遑慶牘之

脩損記室之常儀首拜珍函之辱仰服太謙之節第懷不敏之慙喜愧交深敷陳曷既

賀衢州常舍人啓

伏審輟從禁掖出蒞通都以汗簡之才兼書殿而為稱以判花之手飾吏事而有餘開府之初徧邦咸喜仰惟直節茂著本朝豈容煖席之淹即聽追鋒之迅其如瞻頌難盡名言

別鮑郎中歸處州致仕啓

伏以華省淒涼頓減郎官之宿故山榮耀還瞻處士之星嗟去國之甚輕恨留賢之不果瞻慕之切但劇下懷

賀劉司諫啓

伏審顯膺褒紵進直諫垣惟言路之方開宜正人之獲用屬拘制謁阻造賓閣欣悚之私敷宣罔既

賀列郡守倅啓

新歷既頒羣情交泰過蒙流問祇服寵光永惟嗣歲之興必享宜民之祿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狀

答外郡賀冬狀

伏以周歷推元蓋得天正之統魯臺觀瑞是書雲物之祥一氣潛萌百昌滋始恭惟某官膺特納祐與國同休屬拘詞禁之嚴莫展賓階之慶顧慶函之未具辱誨幅之相先愧頌交深名言曷既

答臺省寺監官賀冬狀

某啓備官詞禁掃跡賓階屬茲來復之期莫致履長之慶其如善頌但劇鄙悰

答宮使李待制賀冬狀

竊以周正啓統魯朔書祥述瞻亞歲之期宜共履長之慶伏惟某官膺特納祐與國同休方修謁以踵門沐貽書而謝客其如祝頌但劇鄙悰

呂丞相遠迓狀

伏審懇辭留鑰均逸殊庭擁六蠹以徐驅指三江而來舍即獲趨參之幸預增欣僎之私

蔡丞相遠迎狀

伏審赴鎮鉅藩取途支郡屬官居於陋巷阻趨拜於前
塵悚愧之私敷宣罔既

題策

召試館職題策

貼黃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舒清臣召試館職
臣已選定今日四日所有試題一道謹錄進呈
如得允當乞速降付學士院施行左奉議即試

尚書吏部侍郎兼權尚書直學士院臣蔡某進
問天下之勢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彊然有
小或能勝彊或取敗亦未易以一槩量也今寇讎橫肆
中國侵微禍亂之暴視古無有主上以英睿之姿懷撥
亂之志焦勞求治於茲累年而天步猶艱國威未振神
州赤縣半皆淪沒小大彊弱一切倒置敢問今日興復
之勢蓋未可以力圖而遽取必俟天之定數抑救焚拯
溺當及其時而不得緩也議者或謂漢高帝初王南鄭

韓信說以吏卒皆山東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由是就成帝業向使漢兵遷延不出巴蜀天下豈其有哉今諸軍將師帥士卒率西北人淹沒頻年豈不懷土矧吾中原赤子淪陷未久係心本朝苟整師大舉當有響應之効茲策果是耶非耶則又或以為越之報吳員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必待二十年之後卒如其言何其久也審當持久則吾所以生聚而教訓之亦尤有道矣願聞其略

召試館職題策

貼黃今撰到召試虞灃沈長卿館職題策一道已選今月二十九日召試謹錄進呈如得允當乞速降學士院施行翰林學士左奉議郎知制

誥臣蔡某進

問恭惟主上挺撥亂之姿履中興之運兢業而思治修省而應天納諫求言孜孜而不及凡臯囊白簡之所論

布衣常帶之所開說無不虛心而聽之猶以為未也乃且歷簡縉紳出其俊髦將待用於圖書之府而先策以當世之務豈徒一試其學問之淺深文詞之優劣以應選除之目蓋欲咨於所謂縉紳之俊髦使敷陳治道冀收可用之實非特下取芻蕘之瞽之比而已敢問方今之計何以為天下國家其克撥亂而興之也比年已來亦多故矣所患者在狄而無攘狄之謀所恃者在兵而無彊兵之術民力屈矣而賦役不息其將何以裕民邦財竭矣而用度日滋其將何以贍國皆知弊之當革而今之弊孰急皆知利之可興而今之利奚先此學士大夫所宜論也若夫興衰之數治亂之符安危之理強弱之勢固有可言者矣其悉心而茂明之將復於上毋略

召試館職題策

貼黃今撰到召試館職陳祖言等四人題策一道於今月十二日引試謹錄進呈如得允當乞速降付學士院施行翰林學士左奉議郎知制

誥兼侍讀臣綦某進

問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乘天下之極亂而孽牙孽生
必因天下之極治故世無常治亦無常亂治或生亂亂
或資治治亂相循於大化無窮之中猶日月相推而為
晝夜寒暑相推而為冬夏也今天下之亂亦已極矣意
者適所以為聖明中興垂創之資歟然而撥亂世反之
正為功甚難必有其道敢問今日振弊之策其施為之
序何所緩急先後而能順趨於興治也哉昔三代之世
嘗中衰矣少康承有扈之禍以一旅謀夏而復禹之績
不失舊物盤庚承九世之亂由五遷治亳而行湯之政
商道復興至於宣王承大壞之餘能中興周室然詩之
二雅不已純乎文武之序其得失可知也漢晉與唐亦
嘗中衰矣光武以宗室子起田里誅新莽夷羣盜十餘
年間身致太平功德之隆同符高祖何其盛歟及乎元
帝以琅邪王起江左雖重興晉祚然盡其力而不能得
中原肅宗以皇太子起靈武雖克復兩京然當其勢不

能定河北恭始貞觀之風遂不復見其得失亦可知矣
考之於古鑒之於今則其所以得失之迹正上之所欲
聞也願併論之

召試館職題策

貼黃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楊晟召試館職本
院已選定今月四日引試所有試題一道謹錄
進呈如得允當乞速降付學士院施行翰林院
學士左奉議郎知制誥兼侍讀史館修撰臣蔡

某進

問天下無事四海一家則重山複江不如夷路之安金
城巖邑不如通都之廣所謂秦得百二齊得十二非所
論也天下有故四海未一則形勢之地蓋有昔人所之
必爭而力取者豈地利所在得之則以制人失之則以
制於人制人者勝制於人者敗勝敗之由在是故與此
學所宜知也夫據形勢而爭天下莫如三國之際當其
方爭而未定也孫權在吳初以荊州資劉備曹操聞而

而大懼其後權復爭荊州而分有之則荊州之地是所重也備在荊州周瑜屢勸權取蜀許之乃謂備曰使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先攻取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許詐言不可已而自取之遂以鼎立則蜀於當時亦所重也彼荆蜀之地得之奚利失之奚害而其重如此意者自南而瞰中原自北而窺江表其為形勢咸在是歟不然三國何有於斯而區區以爭是為也今中原未平而荆屬在我稽之往事驗之當今則利害所急何所當務是固身履目見詳慮而熟思之者也蓋試陳之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四

宋 綦崇禮 撰

行狀

宋故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五百戶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宣奉大夫鄭公行狀

曾祖某故贈太保

祖某故贈太傅

父某故任駕部郎中贈太師

本貫拱州襄邑縣某鄉某里諱雍字公肅享年

六十八

公鄭氏望出滎陽而世家襄邑譜不著其所從從累葉德賢悔於里閭至公皇考始仕為尚書郎及公貴贈其三世至三公曾祖妣王氏祖妣王氏妣郭氏為衛蔡慶三國太夫人公天資孝友自幼不凡人不敢以為常兒待之先太師嘗曰大吾宗者必此兒也年十七已從進

士薦先太師年高且病或勸其請致仕以官公者公正色以不願辭居喪毀瘠與諸兄弟力舉大事躬率二弟刻意為學常相戒曰先君平昔積善鄉黨所重教誨諸子望其有成而未能仰副先志何以自比於人其可不勉及喪除二兄皆出從仕公與二弟共處閉門讀書鄉人罕見其面家無餘貲人不堪其貧公處之晏如也嘉祐二年遂擢甲科名稱藉甚後榜其季亦中高第宣徽使王公拱宸見公竒之妻以其兄之子解褐授試秘書

省校書郎為兗州觀察推官改著作佐郎簽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知嘉州峨眉縣不行宰相韓忠獻公上公所為文英宗稱善除秘閣校理知太常禮院當官守正不撓厚陵過密未既時議欲公除後聽宗室嫁娶公抗言以為不可論既忤坐絀一官通判峽州秩滿入判吏部南曹校勘觀文殿書籍自請補外出知池州復知太常禮院歷開封府推官提點京東東路刑獄使還條時所未便者十事上之又因轉對極論治天下之略

無所回忌除開封府判官方熙寧元豐間大臣更制變化士大夫有所希合多不次見用顧公先朝館閣舊人獨靜默自守徊翔不進人稱為長者俄改諸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晚年徐魏二王既長公以府僚屬嘗獻四箴於王用申規戒且諷王求出外第避中禁遠嫌疑因為王封請章十餘上神宗嘉之居三年求罷不許以久次特命轉秩在職又二年再求罷命進一官復留於公府自佐著作累遷至祠部郎中官制行易朝奉大夫至是

為朝議大夫公清慎自飭安貧樂道不以進取為意在王府凡七年而登秘閣已二紀坐視後進超躡驟用恬然安處未嘗及公卿之門而爭取薦之哲宗皇帝宣仁聖烈皇后以是知公元祐三年諭輔臣曰鄭雍文學政事見於已試靖共厥位不求人知可用也即以為起居郎居一歲擢中書舍人公既被眷用思盡忠報遇事必言鄧溫伯除翰林學士承旨而當制舍人以為姦邪封還詞頭更命公草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攻之改溫伯為侍讀學士公言承旨中禁之詞臣侍讀金華之近侍皆天下選以溫伯之過薄不為姦邪則不當罷前命以溫伯為姦邪則不當猶在經筵中外之人咸謂朝廷以此慰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得分善惡何由得明臣竊度其勢必更待人言而罷侍讀則是朝廷除命有不得已而行者臣恐四方聞之有以窺陛下矣殆非國家之福也哲宗悟收還後命乃固以溫伯為學士承旨太學官周種乞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庭蘇軾以種懷

姦而已嘗薦之自劾待罪有旨種放罷別與差遣而軾特放罪公以舍人權給事中上駁奏曰王安石在熙寧間始以經術進說遂持國政而不能上副先帝屬任之意特以其專門之學為世指名而其流至於字說恠誕佛老雜進儒學之弊一至於此向非先帝神明察見行事遠而弗用則其所壞敗可勝言哉今周種小臣輒肆橫議扭朋比之邪見叛朝廷之正論盛稱安石至請上配廟享此其私意不止務在售其師學且以窺測朝廷

阻撓命令今蘇軾緣薦種放罪則是朝廷以軾言為然而種寔有為罪種之罪宜浮於薦者今軾特以恩放免且未為無罪而種止放罷不失赴部授合入差遣輕重之理未允請更正種罪從之假龍圖閣直學士奉使大遼還除左諫議大夫元祐五年冬溫六年春寒如冬令公上極論陰陽錯謬寒暑不時宜圖所以當天心者是歲將賞花釣魚奏罷之五月朔日有食之公以為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勸上脩省以消天譴又

請延儒臣討論誠身治國之道在方冊者撮要為圖依倣無逸以警左右朝廷輕外重內選除帥臣罕綴從班而他官或資淺望輕且其才不足以充選一日有事則焦然求帥公謂謀帥之乏如此豈可不慮為來日計內寺監長貳外諸道使者稍積其資望而試之且時出貴近寵臨一面庶幾可以得帥矣又論大河無一歲不為患而水司任隄塞不任調發之傷民漕司任經費不任裁減之乏事請通為一而以隄塞并責漕臣河患宜少

浙右大水民饑亡朝廷大議救災之政議者謂民習欺誕請勅本部科檢寔偽家至戶到以聞而傳報為之節議已施行公奏州縣有司工於候上風旨此令一布而料民而不救災矣且墻之外離婁無所騁其目里之前師曠無所注其耳今弊畎畝之事於廟堂之上往返不知幾千里也則民有饑而死矣人主以盛德宰天下發政施仁當如不及况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不可謂知所先後也哲宗感悟追止前令

御史有沽激自喜者而中執法不自立更倚為重公并論之詔出御史知壽州從中執法吏部侍郎而以公代為中丞公辭不拜奏曰中司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風俗奔競物議職臣非臣志也哲宗遣中使賜詔申諭決不可辭之意公不得已就職首論御史糾百寮而使公卿得薦其屬則人私受恩之地先有詔許學士兩省雜舉殿中監察御史各有員數至是鑄所舉數稍以員還執法公論至三四不奪又言二帝三王所以治莫先於人材願詔輔弼侍從以賢能言人各有差而籍其姓名陛下留中省覽以待三省之進擬即所進擬以考所薦之得失要使賢能之臣夙夜引類賢能畢出為用則三王不足侔而二帝優為矣公方持此論而二府禁謁良急公嘆曰旁招俊乂列於庶位位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柰何設禁若是邪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則又授賈誼廉耻節行之說以告上禁由是弛刑部讞罪

人之可以死生者朝廷下其讞論死侍郎彭汝礪等不奉詔朝廷督過刑部汝礪等居家待罪公謂不奉詔固為不可究其用心在於體好生之德朝廷罪其不奉詔可也臣恐疑於嗜殺今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不嗜殺之意不白於天下而况反是上嘉納於是貫刑部之罪汝礪等就職如故京師地大物衆官絀於事而獄多淹繫有司類不時省公謂輦轂之下如此非所以視四方請復用元豐著令冬夏仲月御史即府慮囚而糾其不如令者繫以不淹夏人犯順前則陝西圍鎮戎後則河東入麟府公乞治當職者無赦以謝一方其後延安將副李儀許興死于採木之役主者以為生事而不賄公論其非是又請損重募以多誘刺採略常法以廣收才武議皆施行公在言路知無不言不避權要嘗奏彈宰相擅權公疏入未罷同寮有請以其陰事言於上者公曰相事關國則為國擊相吾仇其人擊之也相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以不聞而相終去位人謂公得言

者之體哲宗察公忠厚平直可屬大任七年拜中大夫
守尚書右丞公自為諫官御史常以中外之官積日待
遷無責實効乃時所深患每因事陳採大指欲別能否
功罪自朝廷以責郡縣郡縣以課其屬嚴申考績明其
殿最尤劣者擯之終身甚優者獎以不次必實必信不
為文具吏則當稱職而天下治矣及執法遂欲監司守
貳咸識厥指近則都堂諭遣遠則以堂帖申飭之於是
人競勸中外稱治以編修神宗御集勞進大中大夫公
在政府挺然中立未嘗有所阿附參斷國論唯是之從
自佐垂簾至哲宗親政於彼於此無有射惡帝嘗曰事
上有禮者鄭雍一人及紹聖初言者方論元祐之黨公
頓首自列帝獨明無他再三申論有決不去語御史周
秩乘隙抵巇誣奏公罪詔絀秩知廣德軍中執者或空
一臺論奏當宁亦却其說而所以留公至教有司毋納
其章毋聽其孛輒出府第其它或玉音慰諭或璽書勞
勉殆難以悉數明年宗祀禮成復中前懇始以資政殿

學士出知陳州會大名謀帥宰相擬用某人上曰朕自有屬即以命公是時承河朔歲飢之後流亡始復公鎮理有方遠近安賴未幾人復論公執政元祐而紹聖獨全上不得已乃褫公學士俄徙知定州未行政都府故事成都守必進職罷行至公止命以本官知府事蓋權臣意也人為公恨之後有詔赴闕而當軸者終不樂公時元祐大臣悉以分置遠地顧公則無所傳致其罪但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俾居其處元符元年七月二十日以疾終於府城峻極院之寓舍諸子奉其喪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襄邑方黨禁嚴例不敢為銘誌故公之事不克盡傳政和四年八月詔追復資政殿學士還其恩澤後以子恩累贈宣奉大夫公為人和易動中繩墨與人言如恐傷之至論事朝廷則正色不可奪平居過人雖幼賤必盡禮待以誠信氣色怡然未嘗見於其喜愠閑居偃息子弟進見必加巾幘遇藏獲不威以辭氣聚族以百數和而不瀆晏然常若僧舍性情約不喜

華靡雖貴違飲食奉養如貧窮時衣服澣濯十數乃易錫賚所得悉付子弟未嘗問其有無遇恩奏薦先孤遺已列二府而其子懿恭益恭仕不出選調啟手足時三子五孫猶未命名執政累年薦士多矣未嘗認為已恩哲宗嘗密詔公舉敏明慎靜之士三兩人以備進用公以三人名聞皆被進擢而外人初不知公所薦公亦終不自言其謙恭不伐如此中書擬喬執中為吏部尚書胡奕脩為一路使者公奏曰執中臣婚姻之家奕脩臣

子婿也今內外賢才沉於下僚者甚衆願陛下更招徠之慎加選擇以副公朝用賢之意不使愚臣有蔽賢寡默之弊正在於此上嘉納之人服其不私先聚李氏贈普寧郡夫人繼娶王氏贈滎陽郡夫人子男八人曰懿恭通直郎彥恭未仕益恭將仕郎執恭朝奉郎行恭未仕靖恭宣義郎皆亡矣安恭今為右奉議郎權發遣鬱林州愿恭今為右丞侍郎女十人長適朝奉郎李極次適玉山尉曾誕次適徽猷閣待制胡奕脩次適宣教郎

趙倚平次適朝請大夫韓光曾次適迪功郎許懋次適
迪功郎蔡允三人亡於室孫男女合十六人謹具歷官
行事如右謹狀

墓誌銘

故左朝請郎守尚書右司員外郎致仕潘公墓
誌銘

潘氏世為處州青田右姓其先本武林人青田有沐溪
鄉舊傳東晉時嘗有鶴沐於其溪因以得名山林幽邃
形勢深阻而中多美田殆為異境公之六世祖避五季
亂至此愛之遂家焉子孫寔以蕃庶居是鄉者今數十
百家曾祖諱惟德祖諱拈素儒業咸以長者稱考贈朝
奉郎諱燕學優不仕而篤於行義鄉人愛慕之有爭訟
者不之官府而來取決嘗舉八行不就宣和中妖賊方臘之黨
陷處州境內多被其害獨以里謀帥里社之人衛其鄉賊
不能犯遠近賴之公其長子也諱特諫字廷立性穎悟
嗜學幼所習誦終身不忘年十九學成遊太學與英俊

並處凡十年校試升選每居前列名稱籍甚大觀四年
遂以上舍及第釋褐調長洲主簿選為吉州州學教授
改高郵秩滿除太學正丁妣安人葉氏憂服除授辟離
正未赴而辟離罷為鄧州司儀曹事公以經術入官而
吏能精明若所夙習郡太守初見公與語竒之試以疑
事委公處決無不得宜乃歎曰君通才當為朝廷用而
淹留州縣可乎因薦于特宰復除太學正考滿改宣教
郎俄遷博士公久歷學官滯於進而守職惟謹不改常
度貴游子來肄業罕循理有生兩犯規禁自以挾勢必
見優容公判其罰如規而一生當斥去同察失色司業
亦以為言公執不奪識者多之丁外艱去官既終哭謂
其二弟曰吾於時寡合向屈志仕宦本以為親榮今抱
永慕之戚此興衰矣乃於舊廬之側植嘉橘築堂日游
息其間取楚辭橘頌之語名堂曰與友為文以見其志
居久之不為赴調計親族共相敦勉乃出造朝時行在
揚州士大夫稍集公甫至會更定宮觀官令欣然請於

有司不俟報謁告徑歸政府間有招之者不往見也已
而資格未應不得請間居再踰歲值車駕幸永嘉將旋
蹕會稽而臨居海間為要郡朝廷擇才貳郡政府有薦
公者遂除通判台州且趣之官公至謂太守曰今朝廷
難虞仰給州縣宜留意財賦豐財之術非佗求也課其
入而勒其出則用度自充若循蹈舊習任情慢令徒慕
寬厚之名緩急何以塞責太守悟曰君言是矣自今請
悉聽君於是公得究心經理凡利應入公上者不復有
耗蠹隱滯之弊郡中財計為之美溢迨六師回馭若行
朝所供億輸轉相繼未嘗告乏明年封建寇范汝為宣
撫使以兵十萬出其境費給悉具時方多事州郡趣辦
不時徃徃以軍期取具編戶吏緣為姦民受其弊獨臨
海一郡終公之去無毫髮橫歛以奉行糴事不擾先期
而足被賞朝廷益知公才及受代召赴都堂審察未至
擢尚書金部員外郎自兵興以來當貴為政者率務姑
息稱人情而公在臨海專以奉公惜費杜請託抑僥倖

為意人或不樂乃因疑似以事謗公達於言路到省纔月餘遂坐諫官章疏罷以請連主管建州之冲佑台之崇道觀優游里閭凡六年以自適其素願讀書賦詩以自娛樂親舊相遇輒置酒盡歡退黜雖久未嘗見其幾微于辭氣間也紹興七年秋起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命復中寢明年再除江南西路未赴擢為度支員外郎進大理少卿右司員外郎不半歲三遷而人猶恨其晚於是朝廷方用公而未止也公亦感激自盡思效其才至忘饑渴會大暑暴中暍居三日疾革以請得致仕卒年五十有八時九年秋七月辛巳也累階至左朝請郎佩服六品公事親孝與二弟相友睦待人誠信必踐言才智有餘而臨事不苟歷任中外所至稱職居鄉好義有先君子風遇姻族有無告者矧其貧乏恤其孤寡孜孜不倦建炎初建卒業僮作亂掠龍泉之松源鄉而沐溪接壤鄉人震恐公方服喪在家喟然曰吾先君常保此鄉小子其敢忘之乃設方畧率鄉人之壯健柵於險

要堅壁以禦之賊不得入遁去州郡賴之以無慮虞上其事于朝特加賞焉後數歲松溪賊危李竊發其鋒直抵沐溪境上公如前拒守閭井獲全鄉人德公不忘及其沒也少長皆為之流涕嗚呼使天假公年獲盡其用則所施設豈止一鄉之惠而已哉公耽翫書史始終不厭為文溫麗自成一家有集三十卷學既該覽嘗作類書補前人所遺者又採近世文士詞語以附益之成五十卷曰課兒集傳其家娶同郡葉氏封安人子男二人長曰曾將仕郎次曰肖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會卜以十年冬十有二月丁酉葬公於其鄉油田之原蓋公平日所屬目之地追遺志也先期得其舅西安宰葉君綬狀公行事已見屬曰先人晚乃遇合用矣不幸淹忽齋志而沒今葬當有銘以詔後世私念生平先友可托葬事莫如公宜以是來請余感其言顧不得辭遂以寄哀於此文也銘曰

沐溪之水窈而清兮羣山合沓環如城兮仙人沐鶴會

此經兮韜奇韞秀閔厥靈兮鍾美於人公其英兮受才
孔多學早成兮賢闕曲教士服膺兮通守一邦其政平
兮首公不撓孰謗憎兮含香入侍跡靡停兮襜被去曹
中甚輕兮歸與橘友同芳馨兮償而復起道將行兮鄉
聯宰屬官亟升兮嗟天與時不假齡兮三日卧家疾莫
興兮還喪里社皆失聲兮公乎保我今誰憑兮懷德不
忘傳令名兮視其後人宜有慶兮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五

宋 綦崇禮 撰

墓誌銘

故右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歷城縣開國畏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公

墓誌銘

公諱衣字子裳其先姬姓系出晉陽世籍大名之冠氏
後徙為濟南歷城人曾大父諱繼文河中府虞鄉縣令

贈特進大父諱昇中散大夫直史館贈金紫光祿大夫
父諱宿朝奉郎贈正議大夫母姚氏繼母何氏並追封
頤人金紫公以醇儒厚德淹留文館幾三十年經熙寧
元豐同儕多躡遷驟用而特立自信以道始終時稱為
長者正議公力學有文武材初從武舉又換試經義皆
中歷武學博士知名于時公之宦學自致蓋本家法少
習進士業早成未冠已預鄉舉用金紫公遺澤奏補太
廟齋郎乃曰吾將仕矣吏道以法令為師可不務乎因
為法家學試入等連調深冀二州司法叅軍皆有能名
其用法主平恕終身以之遷河中府司錄不赴以試刑
法累中大觀二年選為大理評事斷絕天下公案以勞
改宣德即在寺秩再滿進寺丞以正議公疾求為京東
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故事大理丞出例得優除無
為檢法官者而公為親屈初不計也朝廷既從其請終
以非例改通渭州換濬州俱不赴丁正議公憂服除授
大理正待次復攝承事襄州有寺僧杜德寶行化於

市人乞百錢則剔身肉燔之如燔冀以動人郡收寘獄以狀聞特道士林靈素方幸務崇其教抑佛氏之徒有司希旨率無輕坐朝廷集法官議將寘重辟而公當斷其素獨抗議曰在律毀傷父母肌體應杖不可加也遂據法斷上之衆為寒心御批以德寶有害風教特杖脊遠徙公坐停官人或慰之公曰特旨人主一時之威令而守法人臣之常職也吾失職是懼違恤他乎朝廷察公非罪俄以提點亳州明道宮自便又除陝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未赴改詳定一司敕令所刑定官終更通判襲慶府始至視獄有女子以失行繫問幾何時則踰年矣公驚詰吏曰是不已更赦乎即日令具案釋之郡人曰此富家故獄不時決費已萬緡矣民家婢毆婢死論絞吏以成案白公却不書曰獄未具柰何遽寘人於死吏愕然更詳理之則婢嘗生子法當減坐而吏失推也先是郡久不治會公攝府事裁閱月決滯獄幾三百牢狴悉空郡中清靜徙知滾州不行入為尚書刑部員

外郎積官朝請大夫淵聖受禪遷奉直大夫陞本司郎中又以歲勞進朝議大夫丁何夫人憂建炎二年車駕駐揚州公服除造朝授司勳卽中明年渡江間關以從將幸建康擢大理少卿會誅范瓊朝廷患其握兵難顯戮于市召問公對曰瓊罪可正瓊兵可分請付寺治必使伏法瓊既被收盛氣不屈寺官多避去或謂瓊驍賊宜厚為之備公不顧獨鞠治之瓊稱無罪公徐以圍城中鼓衆不順語折之遽曰范瓊死罪公顧吏曰囚辭伏矣遂斃于獄論功遷中散大夫苗傅劉正彥既誅其黨與連及者皆坐死公聞其狀曰此在法當生者猶衆亟奏論之且移所屬停決以俟命果從公請獲貸者十餘人是歲冬自會稽移蹕四明百司皆散公獨以獄事留金人犯浙江而見囚猶百數公督吏夜燃燭決遣達晨俱盡卽奔問行在所自劾夜行刑罪上嘉而貫之以公冒險數經攘剽賜錢十萬緡給舟從行至永嘉遷大理卿時巡幸靡定庶事草創泊還駐會稽公躬率僚吏整

節敝壞權宜建明成就條理後皆循之舊例凡百司官稽違差失付寺劾罪至三問則必取伏狀而被劾者雖非其過亦不敢復辯以避參對公言伏辯二事也理有曲直情有虛實豈可一概令必伏無辯今脅以追逮之威使人不得盡辭非立法之本意請自今輕犯三問未承猶聽辯庶無濫罰從之由是人獲自理朝廷懲中微之亂除苛解媯以順民情欲漸復祖宗寬平之制乃命政和敕令與嘉祐法並行而歷年已久其間沿革不同有司臨文莫知所守前年始詔重修敕令參以二書賞從其重罰從其輕折衷至當使有統一會敵人寇江擾攘未暇至是申命置局設屬責以成書公先已兼詳定一司敕令遂兼重修敕令同詳定公既練習憲令深明法意斟酌損益多出其手大要謂法以仁心為本唯寬而不煩為能持久於是文涉深刻非舊典者悉更定焉至刪錄雜犯死刑四十七條時以為當自兵興以來有司多因亨奏請畫旨立法取便一切前後紊錯條目繁

猥公皆研覈本末約以舊制指其舛戾而修正之屢以職事對上稱其忠實紹興元年八月書成奏御上顧謂曰卿議法詳明宣力甚久當擢卿侍從遂除權尚書刑部侍郎舊修書例止進階至公獨有此授蓋素欲用公不止修書之勞而已明年幸臨安府會課遷右中奉大夫公自進用屬時多故屢奉詔言事有知必陳皆直指利病可施行如言圖中興在得人禦夷狄宜知其形勢及強兵可以字民省費可以裕國其言多切要嘗同轉對請立法凡州縣大辟當奏讞者遇防秋道梗俾守臣即從減等論決以絕郵傳稽緩待報淹繫之弊又詳請敕有司不許豫請特旨以信敕今悉行其言坐為理卿日任差屬官失實降一官而言者遂以事詆之除集英殿修撰四年再以權刑部侍郎召命復中寢公先寓會稽求田治舍為終焉計居一室不踰尋丈暇則誦佛書味禪說時從賓侶徜徉山林間以壺觴琴奕自娛卜買葬地于五溪上或謂公康寧若此奚太早計公笑曰是

可免乎吾不以累後也初朝廷議如元祐六曹置權侍
郎余嘗預其討論及公為之余復典選在省每見公以
權知官限年品秩未正為嫌時時戲語以相尤也同班
有越進者若不能平或見於色後余守會稽公已再罷
召命而恬然樂處無向來戚戚意會明堂恩盡復所降
官或余往見之公曰上恩寬大前坐並除今得為無事
人終老於此足矣余因問公曰公素長者於得失榮辱
無所屑屑宜如今言而前者在朝顧不能忘懷於班級
間何也公謝曰方仕進而既與人同視所可得誠不能
無爭心今習閑久於靜默中但見一切虛幻不復留吾
自次非固有殊也所居之地則然也余異其言蓋公天
性純慤無偽飾故於進退趣舍無所不用其誠如此居
無何公暴得疾請致仕未報以五年閏二月丙寅終於
家享年六十二余哭之慟弔其孤於次而其二子與其
從弟光賓泣請銘公之墓余惻然許之遂以三月丁酉
葬公會稽縣石甌里翦山之麓從公所卜也公娶何氏

封令人先公卒子男三人長山右從事郎監潭州南嶽
廟次張右承務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次于
右卒女五人長適文林郎孫昭述次適鄉貢進士張瑤
次適儒林郎顏球次在室其一早卒孫男四人延年登
仕郎延慶延壽延昌未官女二人並幼公為人質直和
易與人交洞見肝鬲無所疑阻少年氣豪或脫畧細謹
至其居官律身思慮周密動中繩規勇於為善臨利害
之際顧義如何不視時以俛仰如議杜德寶獄事世高
其守至今稱之居家約己睦族承上際下篤於恩意繼
母性嚴毅公委曲承順卒以孝聞叔文察生元符封事
罪寘深州公分俸調之終其身兄弟四人或貧或天贍
其妻子長少均平當任子請先季弟而法不許及再郊
遂伸其志先賓幼孤公提携教誨以至成立公之沒能
佐二子調護其後事者光賓也始金紫公自冠氏遷高
曾二世葬於濟南之長清而家歷城至正議公又移居
長清以便展省祖母華原郡君郭氏已沒未葬而正議

公捐館將治窆窆公并舉其喪祔於祖塋之側儀物甚備既襄事一夕夢祖母盛服堂上拜金紫公已而顧公若有所謝公被三品服立堂下回視青紫爛然盈庭以為有後之報嗚呼公之孝感是固然矣昔人以治獄多陰德知其子孫必有興者然則公之有後夫又何疑銘曰

法家之術嚴而少恩天人似之豈其不仁疇能挺然獨常其德不為術遷不忮不劾公之用法以恕以誠慈哀有罪必求可生軒冕在前雷電在上弗枉弗撓惟情之當天子曰賢刑官汝居緊汝忠厚庶克助予筆削新書實出其手酌時之宜折衷嘉祐法司苛急公則平之朝有定令自公成之昔在有虞咎繇作士司寇蘇公亦佐周治後世薄俗類輕其官始終善職如公則難有德惟刑於古有訓於公有考斯銘是信

宋故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

觀李公墓誌銘

公諱陵字延仲處州龍泉人曾祖惟一祖僅皆潛德不仕考士元以公貴累贈朝議大夫妣鮑氏周氏吳氏皆贈令人公少孤力學為進士業會行三舍法由州縣學升選每冠一鄉里閭榮之及大比別試復先多士名動一時遂擢政和二年上舍第調池州司法叅軍改廬州學教授秩滿改潁昌府學教授兩郡士愛服譽公如一以選為辟癰直學辟癰罷除太學正以稱職聞就遷博士而官長挾私忿不欲公就職以公論學術異同譖之執政罷知廬州舒城縣未行執政悟其枉除太常寺主簿不赴靖康元年由秘書郎遷尚書比部員外郎上即位扈揚州連進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建炎一年春寇騎奔突朝廷儀物委棄無餘公皇遽中取九廟神主奉以渡江俄遷起居郎甫洽日拜中書舍人因論遣大臣宣撫陝蜀任大專非是既忤乃自引去除徽猷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又奪職居數月復除待制知臨安府六月召還西掖遷尚書戶部侍郎八月因轉對言自古

以才難使人不當求備惟記其功忘其過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才斯不乏又云多難之時朝廷緩急無可使者獨不聞舉魏尚于獄中卒能却匈奴起張敞于亡命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在昔有之願明詔宰執於罪累中選擇賢能量付以事勿因一青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才聽其自効苟非誤國勿復以言廢使人人皆得自新協濟中國之業上說命榜之朝堂已而言者力詆之遂罷以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就加右文殿修撰明年又復徽猷閣待制三年除知廣州兼廣南東路經畧安撫積官朝散大夫五年秋以請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公已屬疾未及去郡以九月甲申卒於所寓之僧舍享年五十有五郡人為之罷市天子憫焉贈公中大夫公娶上官氏左中大夫恢之女柔明有賢行封令人子四人奎璧壘圭皆承務郎公生而多難卓然能自成立卒為閩人遭遇聖主周旋要近器質方正不以險夷易其操自官太學至為侍從三以論議黜而

氣不少衰士大夫以為難嘗陞對進言今日國勢危如綴旒夷狄強盛盜賊充斥此人所共憂者姑置未論事有深可慮者四可恃者一大駕時巡未有駐蹕之地賢人遠遁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於下而將不和政權去於上而國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又因災異應詔上奏云今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官寺之習未革盜賊之衆殺戮長吏殘虐編民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皆叛反隳賊計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剗剝侵於肌骨民力竭矣而猶求焉此災異之原也又論國家承平日久純以文治其弊極矣忠不足故俗多誕謾質不足故俗多華侈雖更變亂其風未革願一新之為修政之本其他所論尚多皆直指時病切中事情曉然有濟物之實惜其言之不盡用也公性資開敏而智慮絕人遇事剖析如流平居衆論有疑必待公以決當煩臨劇處之裕如臨安方敵

衆剽焚之後并邑蕩盡公至躬率僚吏於瓦礫灰燼間
建置官府收瘞暴骨招徠遺民拊循安集一以誠意約
束戍兵毋敢侵擾于是人稍奠居南海比喪速帥軍府
不治公初視事摘法掾吏乾沒市舶物直數千萬緡姦
賊屏息郡當海貨所聚稅入不貲監者積習為姦貪縱
自如至有八仙之日公察其弊更定稅例令槩捐十三
揭之通衢且俾商賈自書其數而筭增三倍異時帥臣
私用諸司錢帛以至互訟公括先所降度僧牒并獲積
年隱陷成物其數甚多悉以付四易又準市直日糴諸
司軍米別貯之或郡廩不繼則以借給須盡撥租稅還
之輸米若錢各從民便仍損運載之費半與之軍民皆
悅由是帥司用度豐足盡償移用宿員而所藏尚山積
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名號作亂朝廷責帥
司收捕公初入境密委叛人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日
擒之官吏請奏功公曰討賊帥職也唯補曾袞承信即
而已江西叛卒元道犯境公遣南海尉魏逢使臣董翦

招撫之即聽命寨於城外無幾何江西遣兵至通道趨
惠州追兵及之與戰不利人情震恐公復遣萬追通回
會朝廷用其所請韓京為廣東鈴轄乃以通付京尋坐
他事誅遠近始安廣人德公相與飯僧作佛事三夕以
祝公壽又刻石頌公示不忘公公博學敏於文辭簡潔
俊健如其為人典行外制得王言體有文集十卷藏於
家諸孤卜以八年秋七月丙午葬公于龍泉縣之龍泉
鄉大洋山之原從先塋先期得徽州使君吳偉明元昭
狀公伐閩行治以來請銘崇禮昔以辟雍生識公及官
太學入東西省皆墮公武後忝貳卿又同班綴而元昭
亦嘗與公同僚俱相好也其知公為均元昭謂公學問
之精博趣操之端方議論之疏通政事之明練與其出
處進退之節皆可書且以其孤之意見屬顧義不得辭
乃次其語而係之銘曰

季本姬姓胄兩出在魯曰友吳曰札子孫蕃布各枝葉
均為季氏異南北公家龍泉寔甌越于吳為近失其牒

名字延陵蓋其別要以前人厲志節官登禁省非不達以言觸罪及三黜侍從獻納吾所職雖時弗諧論可屈去臨南海任方伯惠利其人著名迹仁而不壽理莫詰泫然歎息此遺直令妻孝子克自力百舍扶喪返先域鏡其大節詔寔宥我銘不諛無愧色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六

宋 綦崇禮 撰

雜著

知紹興府諸廟祈雨文

禹廟

此邦湖澤之利浸失其舊雨暘之節歸命於天小有過差則南畝之人號呼束手而無所用其力是以水旱之請每勤有神之聽而神之既施在所答焉而無倦也自去

秋積雨害田田損十二三而民寡蓋藏早已艱食待茲
一稔情則可知乃內中夏以來閔雨至今先熟之禾既
秀而稿穀價翔踊民食愈艱驕陽如焚遠連旁郡天子
為之焦勞於上詔書惻怛戒飭甚周郡縣之吏所以恐
懼奔走祈哀郡望而不知為潰也維王昔平水土六府
三事允治萬世永賴聖功大矣歿食此邦長庶斯民忍
視其急不為動心乎某前遣屬僚既嘗有請恭承明詔
復趨祠下伏願出其靈響呼叱神龍霽為甘霖救此灾
變下以慰疲民嗷嗷之望上以解聖天子旰食之憂而
郡縣之吏亦得以寬其責王之賜也敢重以請尚饗

秦望山靈惠侯廟

維神夙以利澤享有爵號民所疾苦神宜圖之前遣縣
僚既常有請載恭明詔禱於祠下伏願出其靈響呼吸
雲雷霽為甘霖救此旱虐下同

南鎮廟

維神作鎮於南實壓茲土民所瞻仰利澤隨之恭承明

詔禱于山下伏願出其膚寸鼓以雷霆霈為甘霖救此
旱虐下以慰疲民耄耄之望上以解明天子旰食之憂
而郡縣之吏亦得以寬其責神之賜也敢望所望尚饗

伯益準陶廟

維神繼聖以賢克從廟祠民所疾苦神宜圖之恭承明
詔禱于祠下伏願下同

馬太守廟

維神功惠此方沒見廟祀民所疾苦當宜圖之下同

越王廟

維王功霸此方沒而廟食於民若其疾苦王宜圖之下同

舜帝廟

維帝以聖紹堯以功傳禹道德之盛萬世所師至神無
方廟祀于此民所疾苦帝宜圖之云云伏願默相上帝
指撫神龍下同

祭范丞相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十七日壬午檢校
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檢校少
傅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錢忱寶文閣學士左
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基某右中大夫充徽猷閣侍
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原隨州觀察使前提舉江州
太平觀張思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丞相觀
文殿學士高平范公之靈嗚呼天生異人意其甚難得
用於世決非偶然既鍾傑材而俾相國蓋假之年以究
多績寒鄉下里乃克生公器度不凡自其兒童妙齡射
策名震四海壯歲登庸儀形一代亦既用矣若有以為
天子難諶而止於斯嗚呼靖康之元公任諫諍犯顏無
諱冀回上聽今皇識之曰此愛君求於艱難延秉國鈞
面命詞臣玉色怡豫汝善草制予得賢輔公懷感激自
盡不疑僉謀是用舊典是稽運物無心無偏無黨合其
異同一此刑賞遇才則進見可則行百工任職萬事得
平敵侵淮瀆謂我避敵公伐其謀不戰自北寇犯江湔

豺狼縱橫指授大將妖氛載清禍亂稍夷人心小定鎮安中外邦基克正逮公去位以迄于今皇綱不墜前功可尋盛年壯烈一跌未復庶幾公歸胡奪之迷嗚呼天台赤城公所留居寄情立壑爭席樵漁間守永嘉及暮去職如還故鄉對容歡適豈期小疾奄至膏肓中台遽拆一鑑遂亡龍華蘭若山水竒秀公所甚愛蓋與時扣公性超悟臨終不迷誰謂寔宥乃此其歸挹公雅量懷公厚德邇驚遠疑孰不嗟戚矧百姻族庇廕其誰傷感途巷執紼纍纍凡我文武夙被鈞播列奠過車涕泗文墮尚饗

祭知台州胡端明文

維紹興十有二年歲次壬戌正月朔日寶文閣學士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蔡某徵猷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擢隨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思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府尚書端公已憇兄之靈惟公抱負純誠蹈履吉德寬裕有

容柔惠且直太傅中庸征東清白稟乎天資匪由外飾
晉陵門閤實冠南國名卿巨儒相望赫奕公又繼之為
世矜式荐取詞科飛騰俊域乃登侍從周旋帝側代言
西臺給事左掖三入禁林再位常伯羽儀朝廷光華典
冊露門勸講從容啓迪陳善納忠豈專紬繹崔琳仲舒
事該今昔懷素無量時推博碩濟時戡難繫公之力帝
亦知之靡施不克顧瞻鈞衡將有顯陟公獻承明懇求
閒適屈臨海邦於焉偃息版與就養公志則懌靜治暮
年民安盜息外淹一州人望未數謂當過歸奮庸熙績
暴疾乘之朝不及夕老成云亡有識所惜嗚呼哀哉某
等頃接清班聯行並植道同志合淡然莫逆間闊幾時
再見顏色車騎臨存迎門倒舄抵掌笑談洞見肝膈更
唱迭和盈於翰墨俯仰之間遂成陳迹思正遲暮退居
視公匪敵猥承泛愛懽如舊識杯酒流行屢陪燕席謦
咳如在音容遽隔嗚呼哀哉昔公之來朱幡畫戟稚耆
懽呼光動阡陌今公之歸丹旆素幕徒御淒涼奄就寔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宥禍福無常變故叵測謂仁者壽天理何啻公薄世榮
晚耽禪寂死生之理固已自得我輩懷賢寧免傷惻寓
辭奠觴寄哀何極尚饗

追薦文

伏以禁門入侍嘗膺持橐以同朝祠館便居獲際剖符
而出守喜依仁之有託每叙舊以交歡豈期旦暮之間
遽歎幽明之隔人之不淑天果何知曷舒寫於悲情第
莊嚴於梵福伏願知府尚書端明不昧塵障皆空以平
生悟佛之因證今日起凡之果高名貴位絕餘累於他
生正念真觀永歸依於此道謹疏

金人殘破江淞殺戮生靈募僧道作道場祭文

建炎四年六
月十一日

維建炎四年歲次庚戌六月某朔某日皇帝遣某官致
祭於金人殘破江淞殺戮軍民朕以眇躬託于士民之
上屬茲艱運播越靡寧天未悔禍強敵深入延及江浙
莫禦其鋒坐視元元肝腦塗地閭閻城郭所過為墟陷

汝無辜由朕不德為民父母深所痛心已令州縣之官
往集緇黃之侶虔依聖教俯薦幽魂冥漠有知歆此觴
酌尚饗

中元薦亡牒

一剪金風適尊者救親之日十分碧月當太山薦福之
秋願乘無上之功特指往生之路箇中頓悟寧拘地獄
天堂直下本空說甚菩提煩惱

跋道鄉先生帖

建炎三年秋九月行平江府有旨故毗陵鄒公追復龍
圖閣待制某以西掖舍人當草制書推上所以褒恤遺
直之意其詞畧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
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具臣動色志
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亦死知朽
骨之尚寒同省方叔舍人見之曰比史房詞頭皆常常
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為鄒草制良可喜也及錄黃余偶
在告而李獨直誤書已名行下余戲謂之曰君固欲掛

名鄒公之制字但恐潤色非工反為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君手如其不知吾遂并得掠美幸矣其後予守會稽而公之孫來為府掾因語及此其家蓋不知也邦求舊蓄公遺帖今始獲見之展玩數四不覺屢歎因記向來綸閣同僚喜得為公草制欲掛名而况親接公遊其周旋相與之情見於帖中如此邦求足以重於世矣是可寶也北海蔡某跋

題金坡遺事後

乙卯仲春孫太冲自西蜀見寄時去翰苑守禮會稽已半歲云蔡某叔厚志

書杜瓘父墓誌銘

余寓臨海與杜君庭圭居相近往還甚熟一日出其先德之銘俾得與觀而亡友虞仲容跋語在焉反覆展讀余是以益信其父子之賢紹興十二年四月八日北海蔡某書

贊

朝服畫像贊

紹興壬戌先祖內相年六十命進士陳敏寫神
毫髮無遺先祖喜甚以白金二十五兩贈之是
年八月四月當朝大夫莫不驚歎以為異後十
年辛未孫崇禮敬作贊曰

其垂紳端笏也如金鑿召對獨排朋黨之蔽朝其直氣
嚴顏也如玉堂草制歷詆兇邪之擅政惟學有守而志
不渝故身益危而道益正及夫檢壬再合勢權張甚皆
磨牙厲爪欲肆其毒而公已飄然馭風入帝鄉而參乘
故能畫始終保名節曾莫得而為公病也嗚呼世謂畫
筆造妙奪公神采後五月薨哀哉異哉雖然死生繫數
茫昧之見何所取證今圖像凜凜如生使千百歲下瞻
之仰之明黨畏而忠賢敬也

燕服畫像贊

內相之姪孫綦更生奉遺像求贊於四明史浩謹拜手
而贊曰

堂堂綦公人中之龍獨步一世鬱為儒宗遂令學者霧集雲從凡百君子式是德容

銘

曹仲穀端硯銘

中深淵停外潤玉德磨其可磷膚侵有跡誰昔用之勤勞翰墨今獲充君侯几案之娛孰與麋軀為書生之役

亡第二女埋銘記

北海綦氏寶文閣學士某之次女生十有八年嫁于營邱仇車又二年來寧父母因暴疾三日而卒後三日權殯于台州城東普濟院之西寶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也先祖內翰次女適待制仇公季子未幾卒後我母氏亡殯于墳所良近春秋奠享亦得致敬每痛其無親子弟謹視其封為榛莽所沒也淳熙壬寅歲十有二月予在山經理東巖僕夫告有客携書求謁開緘疾讀乃三弟書言表兄仇道父往訪前母之柩將同父母改

卜合葬奉川歲久無識其藏者兄盍知之亟下山迎道
父道父拜語其故予收淚為言君前母子姑也念之未
嘗去懷君今慨為此舉義氣凜然予敢不助成君志越
二日同趣啟壙而棺蠹難以適遠道父預備匠氏來買
板更造及遷尸視向之衣衾首飾顏色畧不渝人以為
異遂不敢動重以新衾褥覆殮之側得內翰元刻碑記
併扶護以歸惟待制公以直道清節聞天下季子克篤
前烈蚤受京官必欲取科第乃出仕屢經漕薦終不利
省闈至老死場屋父祖積累慶鍾道父而誠孝本於天
性當晏歲苦寒之時陟重山複嶺之險往來歲月曾無
雨雪之沮非天相而何噫孝為百行之本今士大夫沉
酣利祿遠鄉里去墳墓至有親父母歷年不葬者况非
所出之母耶故頃議臣有未葬父母不許參選之法令
見行而敝終不革道父視子姑前母也勤勤如此是知
本者歟其立志豈易量哉高風一激將見背義亡禮之
輩咸思感勵使暴露不安之骨皆霑歸土之惠矣詩云

孝子不置永錫爾類道父有之道父既復以碑記內諸墓又於陰錫遷之歲月記事以墨本來因詳書卷尾為子孫義訓云明年上元日北海墓秦煥識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七

宋 秦崇禮 撰

兵籌類要一

進歷代兵籌類要表

臣謹昧死言臣聞易以事為蠱爾雅以業為危由是知天下之理不可保持所以貴乎預備不虞也夫除戎器于萃聚之時厲士兵于季秋之月舜則舞于兩階以格有苗而干舞有所不廢成王則政成德備之後將陟禹

之迹而詰其戎兵不敢忘也文武並用是帝王之極功
則有國家者誰能去兵昔子建曰兵者不可預言臨難
制變者也蓋兵以正守以奇勝攻守備禦進退動靜不
一而足顧將臣方畧何如期於克敵而止爾維古名將
詩書所傳載籍所紀散漫難窮學者病之異時張預集
古今將百人著于傳而進之朝廷矣然臣謂握兵制勝
為王牙爪者何世無之獨百人乎哉矧遇敵制勝契于
事機殆非一途咸在所考臣竊觀近世之為將者內之
檢身外之應敵或與古異謹採擇兵法配以往事參較
得失與夫前王所以將將之術列之于篇凡十萬言分
百餘門號曰兵籌類要大抵叙事正體以類相從或以
世次為先後至于事涉淺近不足為後世法者亦所不
取嘗觀孫權戒呂蒙欲其學問以自開蓋蒙辭以在軍
務不容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欲涉獵
見往事耳然則為將之道援古證今稽其已然審其至
當果斷于心勇而行之則戰可以必勝是書之成或有

取焉夫歌鄉樂者舞不忘于酌舞大武者未干玉戚不
忘于尚德則聖人之教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臣所以
惓惓於是書也惟陛下矜其愚誠而卒赦之臣謹昧死
上進

廉正篇

臣嘗謂行師之道以廉正為先讒人之所畏也善人之
所貴也不然則予取予求人將瑕疝其能免于禍敗者
幾希唐史謂將臣刻剝自入給帛則以繆易良賦粟則
以沙滲粒故邊卒怨望嗚呼喪師覆國未必不由于此
亦近事之明鑒也

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飡從徑餒
而弗食故使處原

吳起善用兵廉平盡得士心

漢祖入關珍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

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辛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節約為國虎臣遠人尚其威信

李忠從世祖攻下屬縣會問諸將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以所乘馬及繡衣物賜之

祭遵廉約得賞賜輒與士卒

張奐潔己而羗人遺之名馬良金不受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董和仁守益州清約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士愛之呂蒙擒鬪羽府庫財寶皆封閉以待孫權

呂岱清身奉公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孫權以責羣臣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

田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戰士每胡狄私惠悉藏官不入家常貧置雖殊類咸高豫節嘉平中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

陶侃分虜獲于士卒而身無私

石雄臨財廉潔朝廷賜予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

分士伍

應詹與陶侃破杜弼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

徐邈與羌胡從事羌胡服信畏威賞賜皆散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

柳元景起自將率獨無所營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送至元景怒其奪百姓之利以錢乞守園人

柳世隆為宋之名將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曰卿當以清白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馬先理自為將與士卒同勞逸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

吉士詹少時無禪及平魯休烈得絹三萬匹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陳慶之性祇謹每奉詔勅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

羊侃寬厚有器局因置酒有客醉於船中失火延燒金帛不可勝數侃畧不挂意命酒輒待客如舊

斛律光不營財利杜絕饋餉

尉遲恭以所得之財必散之士卒

屈突通從秦王平薛仁果珍貝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

李勣性廉謹不立產業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士卒

段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內至岐泚固致大繒三百家人拒之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

鄧景山尹太原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心不怨訕

郝士美節度昭義自李抱貞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又廬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

美曰卒衛于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罷之
韓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生乘機決
策無餘悔世推善將

史憲忠徙節振武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牛
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
嘗曰吾家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令守邊發吾
餘俸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無不懷德

李金全節度安遠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朝廷選廉吏
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
客罷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
都遣善將者登城射晏球中兜弁仁沼從後引弓射一
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
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
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豈有為
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宗

翟光鄴沉默多謀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蕭然僅蔽

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日與賓客飲酒聚
書為樂臨政寬靜病即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
留以煩軍府

臣讀孫子曰士無餘財非惡貨也受爵祿百金不知敵
之情者不仁之至若李廣吳起輩類能進此

論曰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物或撓之則重濁在上
而清明在下廉正之在人也如之周官六計弊羣吏之

治皆以廉為本則人臣潔已至於飲水懷霜者非矯也
理宜然也苟溺于利則昏昏則傾側反覆無日可不戒

乎

至公篇

臣嘗謂呂蒙克南郡約軍中無所干取汝南人取民家
一笠以覆官鎧蒙謂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泣斬
之夫豈特以軍令不可犯耶不以鄉里廢法又以示其
公也傳曰公則說蓋說不可以偽為惟誠服而後說苟
用衆而不使之誠服殆未可以言制勝也是時蒙能擒

關羽定荊州皆至公之效歟

寇恂不以私仇報賈復

李典不以私憾怨張遼

魏祖自刑以示至公

郭默殺妻以明無私

徐晃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名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接

蔣欽屯宣城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欽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欽謂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

許褚事魏祖曹仁來朝呼褚入便坐語褚不從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稱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重之

關羽與徐晃相愛及為將相距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宣令曰得關羽賜金千斤羽曰是何言歟諸葛亮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

耕者雜于涓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司馬宣王擊公孫文懿有兵士寒乞襦懿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以賜之宣王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

呂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

陶侃破陳恢軍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無私焉

王濬入石頭收其圖籍封其府庫示無私焉

王猛討慕容暐軍嚴禁師無私

劉恭宣伐蜀食盡而還劉毅欲以重法絕之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韋叡攻破六合俘獲萬餘所獲軍寔無私焉

朱修之都督荊州出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之日燃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于謹破江陵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鳥銅螭螭硃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革法物以獻軍無私焉

李靖破蕭銑號令靜嚴軍無私焉

臣讀吳子曰貪而忽名可貸而賂若寇恂張遼類能進此

論曰荀彧稱曹操秉至公服雄傑大畧也曹公一世之英慮無遺策謀不再計至於大畧服衆特本於至公而已然則背公營私貪多務得者豈足以訓乎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八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二

器識篇

臣嘗謂士之致遠先器識不充其器而能大有為者未之有也故吞勃敵著洪烈者以器度凝遠為先寇恂名重朝廷時人以為有宰相器曹仁數有功魏祖器其勇畧以為議郎都騎

先主以周公瑾為器廣大萬人之英

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

先主見龐統與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劉琦深器諸葛亮謀自安之術

諸葛恪名盛當世孫權深器異之

溫嶠奉表元帝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佳焉

應詹以學藝文章稱何邵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大將軍

劉宏請詹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後當代老子於

荆南矣

羅憲公亮嚴整武帝以為有才畧器幹憲薦蜀人常忌

杜軫史氏以為西國之良器

王猛器度雄遠有佐時之志猛謂權翼曰皇甫真固大

器也

姚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人

馮道振累立戰功於梁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韋

叡雅有曠世之度

羊侃寬度有器局

侯莫陳頴有氣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

楊素少有大志高祖器之

宇文憲氣識不凡文帝以為重器

張守珪遷幽州果毅刺史盧齊卿器之引與共榻坐謂
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

王忠嗣與上論兵應對遯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
王彥章驍勇有力梁晉爭天下為勅敵彥章心常輕晉
王謂人曰亞子聞小雞兒耳何足懼哉

臣讀孫子曰善戰者之勝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
忒若寇恂曹仁器宇宏博類能進此

論曰航不槩輿不輪茲器也必極其量然後可以致用
况君子之大器乎當百萬之鋒而未嘗動色驅百萬之
衆若使一民殆非淺識狹中者足以辦此昔僕固懷恩
誘諸蕃十萬人寇郭子儀曰無能為也李守貞以死士
數千人夜入軍營劉詞曰不足驚也向非守量宏廓志

先定而才有餘者曷臻是哉

志氣篇

臣嘗謂將以志為主以氣為輔志藏于神而為氣之帥氣藏于肺而為體之充苟氣不足以發志志不足以運氣則何以勇冠三軍而威振鄰敵故曰功崇惟志又曰志至焉氣次焉知此則知所謂大勇矣

陳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項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

馬援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班超曰丈夫無他志畧猶當立功異域

張奐曰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

鄧艾少有志氣鄉里所重

朱暉早有氣決年十三道遇羣賊拔劍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笑其小壯其志遂赦之

杜預曰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名可庶幾也

劉琨少負志氣聞祖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氣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祖逖與劉琨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寤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中宵起坐相謂曰四海鼎沸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

諸葛亮抱膝長嘯人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

王濬開廓有大志

尹緯少有大志每覓書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

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蒯思舍芻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

吉士瞻少有志氣吳苞勸以經學因誦鮑昭詩云儒陋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

周文育見兄周捨請制名字命兄子宏遜教之書計宏遜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

李安仁少有大志嘗拊髀嘆曰三將五校何難之有
來護兒好立奇節誦詩至擊鼓其鐘捨書嘆曰大丈夫
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

子謹好孫子兵書或勸之仕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
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歲耳
李靖曰丈夫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馬燧輟策嘆曰方今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業濟四海
豈老一儒哉

馬璘觀馬援傳曰使吾祖功業墜于地乎

史稱耿恭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

司馬懿有奇節多大畧

唐彬每慷慨志在立功

李充少慷慨有英畧

長孫晟精武藝多奇畧

賀若弼慷慨有大志

李恭沉敏有遠識

王忠嗣雄毅有武畧

王僧辨習兵書善騎射慨然有大志

梁僅有勇氣常慷慨好立功

辛儼年五十不肯仕慨然有濟世意

段秀實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秀實曰搜章

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起宅開路欲使容長戟旛旗

黃碣為閩將軒然有志尚同列有假其筆者曰是筆他

日斷大事不可假

來瑱畧知書尚名節岸然有大志

臣讀吳子曰志在吞敵者必加其行列若馬援班超類

能進此

諸葛亮既拔萁成顏色愀然有吞魏之志

羊叔子既建三城志氣慨然有并吞之志

周訪宣力中原志平河洛

劉雍因蕃戎畏懾慨然有復河湟志欲以滅胡平蜀為

已任言論慷慨

臣讀孫子曰亂而取之若諸葛亮羊叔子類能進此
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

鍾會時人謂之子房

崔浩自比張良

元崇祖自比韓白

劉湛自比管葛

劉信自比韓信

吳明徹以英雄自許

宇文忻以韓白衛霍為未足尚

曹景宗讀穰苴樂毅傳放卷嘆曰丈夫當如是

臣讀孫子曰勝可為也若諸葛亮崔浩類能進此

孔融志大才疎見敗于袁譚史稱文舉之志足以動義

槩而忤雄心

蕭惠開才疎意廣起亂于蜀土至都見明帝曰非臣不

亂非臣不平

臣讀孫子曰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若孔融蕭惠開

其敗以此

論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志強氣專則為之而成故奕
雖小數一累其志則不能以勝况戎事乎武王克紂之
功尚父寔為鷹揚播諸樂舞則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
也夫功有大小未能不因于志茲記禮者所以推本而
歸美歟

